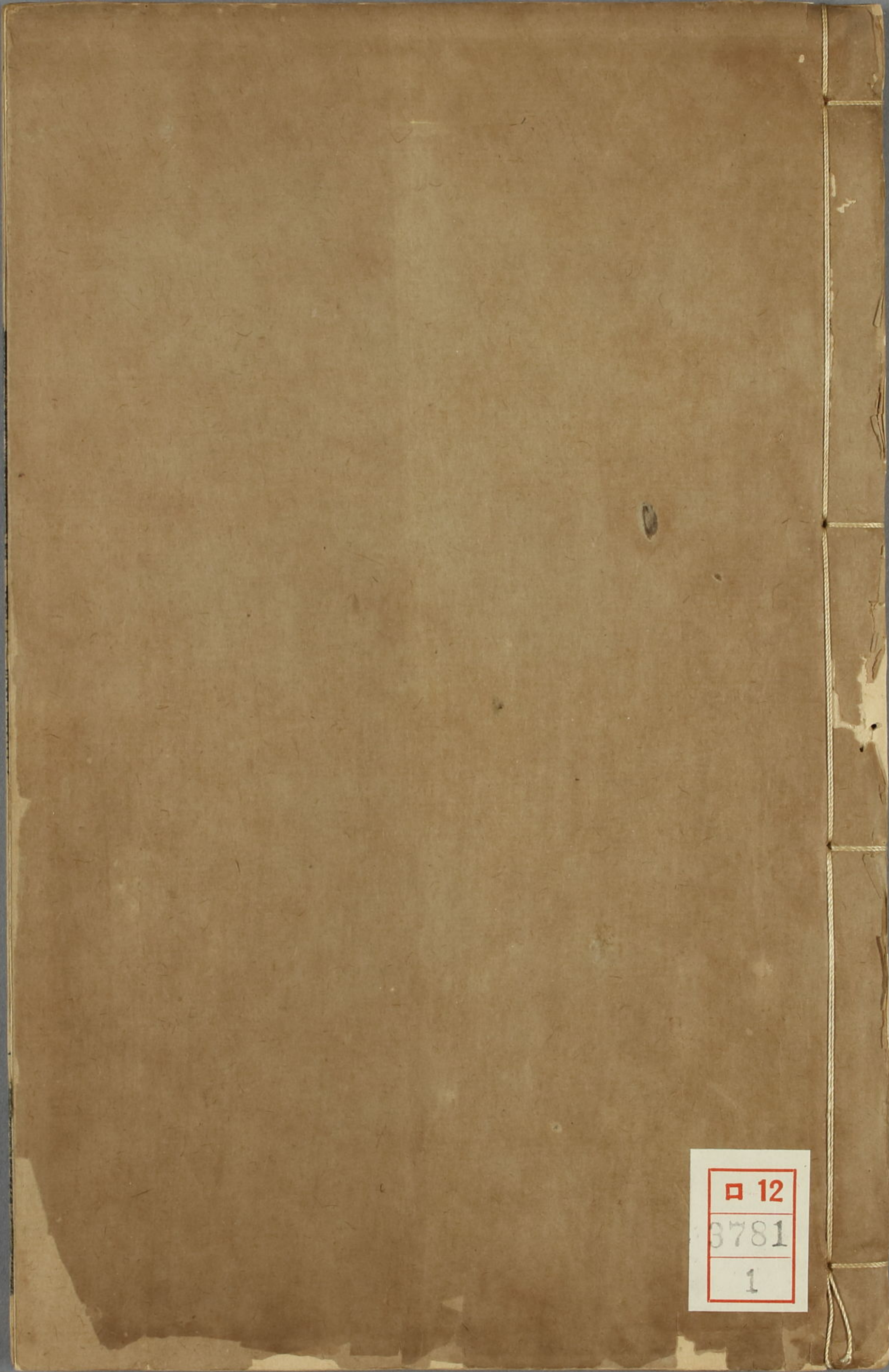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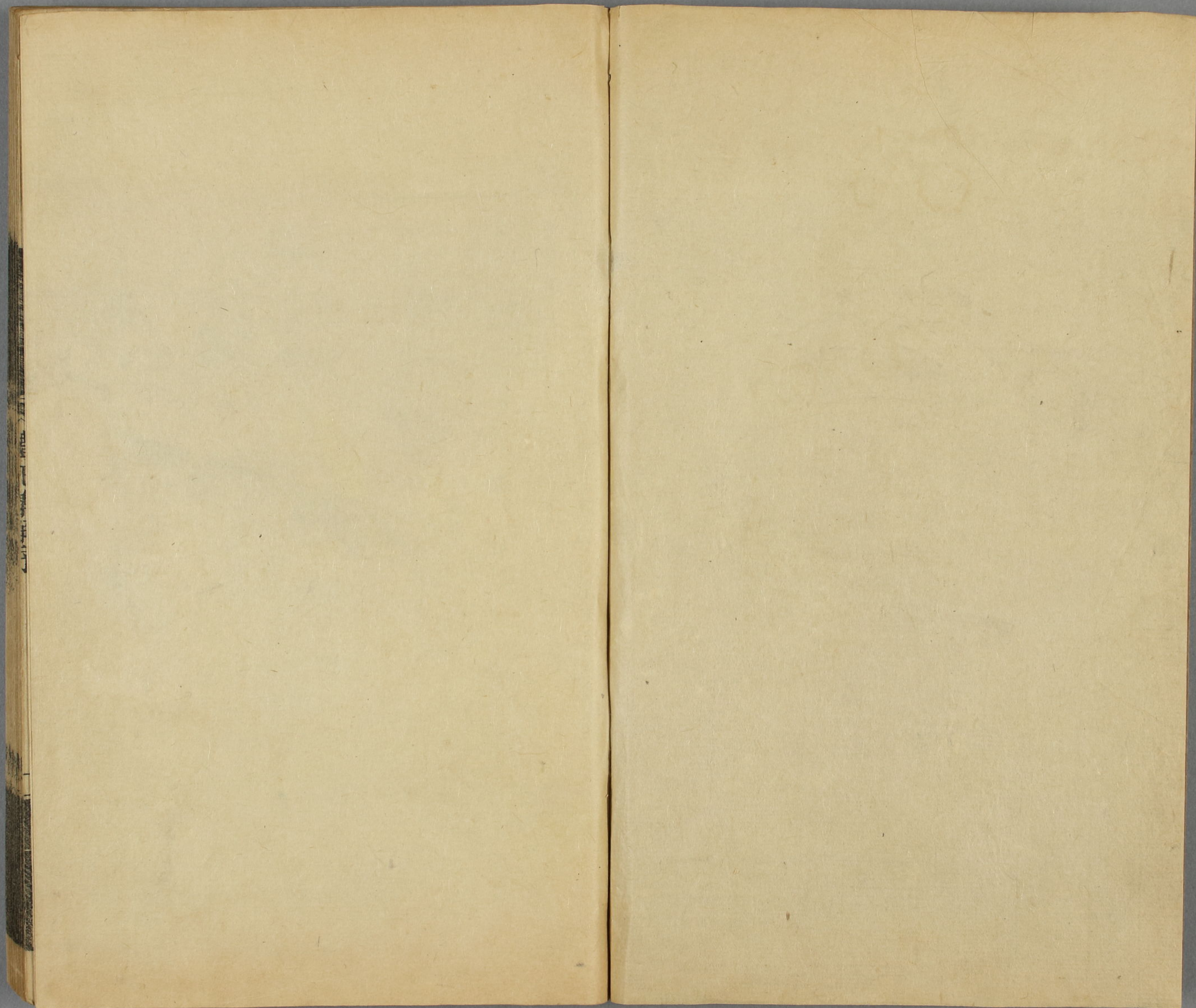




□ 12
3781
1





口12

3781

同治甲子月獨山莫友芝檢

禮記集解

<99-849>

咸豐庚申瑞安孫
氏盤谷州堂開雕

京師師古齋刻字

小戴之學鄭注孔義而外宋櫟齋衛氏之書綜羅最博而無所折衷黃東發以爲浩瀚未易徧觀自元雲莊陳氏集說出明人樂其簡易遂列學官至今承用然於禮制則援据多疎禮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心鑒也我家敬軒先生乾隆戊戌廷對以第三人及第爲學一宗程朱研精覃思於書無所不窺旁涉天官地輿鍾律厯算而致力於三禮尤深著禮記集解六十一卷余舅氏鴈湖几山兩先生屢謀鋟版而未果咸豐癸丑鏘鳴自粵右歸被

朝旨治團於鄉從其曾孫裕昆發篋出之則纍然巨編首十卷几山先生所精校錄藏其副餘則朱墨雜糅塗乙紛糾葢稿雖屢易而增改尙多其間剪紙黏綴歲久脫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禮注疏本及衛氏集說於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黃已徧讐勘駁正之說劄記於簡端者

幾滿遂爲之參互考訂逾歲而清本定庚申六月開雕中
更寇亂迄同治戊辰三月始成集貲鳩工藉同人之力爲
多夫禮四十九篇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是傳焉而
雜出於漢儒之所輯去聖已遠各記所聞其旨不能盡一
於是訓詁家紛紜聚訟莫決從違是書首取鄭注孔義芟
其繁蕪掇其樞要下及宋元以來諸儒之說靡不博觀約
取苟有未當裁以已意其於名物制度之詳必求確有根
據而大旨在以經注經非苟爲異同者也至其闡明禮意
往復曲暢必求卽乎天理人心之安則尤篤實正大粹然
程朱之言也先生易簣時年未逾五十於是書已三易稿
於乎功亦勤矣今距先生之卒不及百年其在館閣時清
節峻望無有能道之者讀是書抑可想見先生之爲人也
族子鏘鳴謹序

敬軒先生行狀

先生孫氏諱希旦字紹周自號曰敬軒先世有諱桐彪者
自永嘉徙居瑞安二十七都鄉曰集善里曰昭德其所居
數十百家大抵皆孫氏土人呼之曰桐田實桐乾祖德修
妣某氏父珠妣某氏先生既貴祖父皆贈徵仕郎內閣中
書加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妣皆孺人蓋自徙瑞安至先
生八世矣先生幼有異稟方垂髫見羣兒嬉戲獨端立不
視讀書三四過卽成誦初文林君以老學不遇祈夢於聖
井山之許旌陽祠夢神拊其背嘔出心肝紙上文林君愕
然弗怡時先生方在娠及生而穎異絕人乃悟曰紙者子
也此欲我成此兒耳輒閉戶課先生讀年十二補縣學生
後數年諸城寶東皋先生視浙學少許可獨奇先生以謂
當爲古作者時先生年甫及冠乾隆壬午舉浙江鄉試丁

丑會試挑取中正榜中正榜者會試榜出主司擇其當中而限於額者別爲一榜引見以內閣中書國子監學正用乾隆以前舊制也而先生引見得中書辛卯補授中書四庫全書館開先生爲分校官以父憂歸服除中戊戌科進士以一甲第三賜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復以母憂歸服除充武英殿分校官國史三通館纂修官四庫全書第一部成議叙加一級初修四庫書大學士金壇于文襄公爲總裁以王應麟玉海徵引繁博俾先生專任校勘至是上以葉隆禮所爲契丹國志體例混淆書法譌舛又所採胡安國之論多謬說詔館臣重加釐定文襄遂并大金國志以屬先生其明年書成天子以爲善勅部議叙而先生已病今欽定契丹國志世莫知爲先生手訂也先生素清羸既爲校纂官日有國史三通之役歸則從事

二志而四庫全書尙未成天子屢下詔敦趣先生又在繕書所分校同館者遇所疑必就先生質正又以其間爲門弟子講學至於場屋文字有來問先生必爲之傾盡食少而事繁或謂先生母過勞先生殊不自覺也已而林氏女卒於鄆城女許字林觀平壬辰進士鄆城令露之子未嫁而壻亡先生尤悲之其秋遂病痢及痢已猶不能行比冬初氣益逆喘急遂不起乾隆甲辰十一月九日也我瑞安自入國朝至乾隆時逾百年而先生始爲登朝官遂由甲科入詞館驟以文章學術折服其輩行當是時先生名動海內天子宰相皆奇其才方思有以用之而先生卒矣是殆先生之命也歟先生自少以善事父母稱與弟希夷盡其愛持已甚嚴而與人甚寬厚務在相接以誠居家不問生產及在官無車馬衣服之好而遇人之急常務

竭其力其爲學務在博覽自天文地輿歷算卜筮之書無所不研究爲舉人時餘姚邵晉涵博聞士也與先生遇於舟中初未知先生及與論經史百家先生滔滔不可窮乃大歎服曰才固不擇地而生也于文襄主戊戌禮闈得先生所對策讀之曰使他人檢書爲之不能有此及榜發同年生大集譙主司文襄至見先生退然居人後卽手招使前以語諸進士曰諸君一皆師事可也其爲當時推重如此先生既以文學爲諸公貴人所慕嚮而平生彌自矜惜不苟趨勢利在內閣時將應會試翰林某欲授以關節先笑弗受及在翰林大學士和珅慕其名使人喻意指先生絕不一往遇鄉會試輒前期杜門謝客雖密友不得一見其面既卧病國史館猶月致公費錢先生輒以在假辭不受同館者皆以爲難其於程朱之說尤篤信之而務在

實體諸身嘗曰學道而以爲名吾所恥也前卒數月嘗爲觀心之詩有客感消除非外撻主人閒暇且安居之語及疾亟又口占爲詩曰人禽相去只幾希天理橫流人欲微病裏靜言半生事茫茫四十九年非可以觀其所得矣先生雖瘦弱而氣特清峻靜深見者皆知爲端士爲諸生時善舉子文頗自喜嘗自言曰我平生它著述不敢自信至制義則透過來矣又自謂其文過羅文止但不及章大力然自少喜金正希陳大士故不利科舉若自陶庵八則當早得科矣其於諸經尤深於三禮辛卯以後始專治小戴注說有未當輒以己意爲之詁釋謂之注疏駁誤己亥居憂主中山書院乃益取宋元以來諸家之書推廣其說爲集解五十卷其大指在博參眾說以明古義而不爲詭詞曲論故論者謂先生之言禮其於名物制度考索精詳可

以補漢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制作之意以卽乎人心之所安則又漢儒所不逮也然先生常自言讀禮經當如自親見之而身親行之則其著書之旨蓋可見矣禮注旣成方欲治周官儀禮謂門人曰若四分官書事畢再得從事二十年當可卒業而疾病不及爲矣非可惜歟其他論著有尙書顧命解一卷求放心齋詩文集若干卷而詩尤清遠有王維孟浩然之風今他文多散軼而詩特爲世所傳誦其時文太平門人黃河清刻之予舅氏頃几山教諭又增刻之禮注及顧命解則予弟鏘鳴頃始刻之距先生之卒八十年矣先生生於乾隆丙辰十二月二十日其卒也年僅四十有九娶同邑林氏郕城女弟也封孺人子一涑歲貢生候選教諭孫一松承邑廩生有文而早卒曾孫一裕昆郡庠生亦好學通厯算家言玄孫三長曰高紱縣學

生次某某皆端謹守其家法予居邑二十五都潘埭與先生皆集善鄉人而相去約十里予族望富春而桐田孫氏望樂安言譜牒者以謂皆出田敬仲完之後然莫能得其詳也而先生之子涑與先通議府君及裕昆與予兄弟皆相親愛歲時往來若同族云昔水心葉氏言吾鄉之學自周恭叔首聞程呂遺言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卽於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鄭承於後也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陳君舉尤號精密而後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陳緯其終也予嘗由水心之言考諸鄉先輩之遺書蓋吾鄉儒術之興雖肇於東山浮沚而能卓然自成爲永嘉之學以鼎立於新安東陽間雖百世後不能強爲軒輊者必推乾熙諸

儒至葉文修陳潛室師事朱子以傳新安之學元儒史伯
璿實其緒餘以迄於明之黃文簡淮張吉士文選而項叅
政喬王副使叔果當姚江方熾之時不能無雜於陸學而
永嘉先生之風微矣先生之生在南宋六百年之後當學
術衰熄之時獨能奮其孤蹤仰追逸軌閒嘗綜其生平論
之其敦內行厲名節非水心所謂兢省以禦物欲者歟其
明庶物知古今非水心所謂彌綸以通世變者歟百年論
定如先生者可謂行方景望學婉良齋矣徒以年未及中
壽官不過翰林其書未能盡具而其學亦未有所施是以
後世知之者鮮至於吾鄉之人亦鮮能志先生之志行先
生之行者永嘉先輩之學其將誰屬矣乎豈其遂替矣乎
然則先生之遺言往行其可無辭以述之乎又以先生之
文行於 國史宜在儒林故不揣謏陋叙而論之以俟後

狀
之人有可採焉同治十年辛未正月同里後學孫衣言謹

禮記卷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一

別錄屬制度

曲禮者古禮篇之名禮記多以簡端之語名篇此篇名曲禮者以篇首引之也鄭氏謂篇中記五禮之事故名曲禮非是此篇所記多禮文之細微曲折而上篇尤致詳於言語飲食灑埽應對進退之法蓋將使學者謹乎其外以致養乎其內循乎其末以漸及乎其本故朱子謂為小學之支與流裔而首篇毋不敬之一言則尤貫徹乎精粗內外而小學大學皆當以此為本者也篇分上下者以簡策重大故也後凡分上下篇者放此○朱子曰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經禮為禮儀鄭元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

凶其中書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獨臣瓚
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爲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
經禮也而近世枯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
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
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
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
禮篇三名儀禮一經禮二禮儀三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
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
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其中或以一官兼
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
之數至於儀禮則其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
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今儀禮十七篇而其逸見
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鬯廟中霤等篇其不可

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
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
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
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
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
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
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
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或者
專以經禮爲常禮曲禮爲變禮藍田呂氏之說石林葉氏雖言經禮制之凡曲禮文之目而亦云經禮其常曲禮其變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醯用酒殺牲
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
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歎之類雖在
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愚謂經禮曲禮

之說朱子之所辨論者至矣蓋經禮卽儀禮也曲禮則經禮中之儀文曲折如冠禮之三加昏禮之六禮士相見之授贊反見還贊鄉飲酒禮之獻賓獻介獻衆賓之類皆是曲禮之合卽爲經禮經禮之分卽爲曲禮曲禮之所以爲三千者蓋據經禮三百而以相十之數言之而非別有曲禮之書至於三千篇之多也至禮記中所載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與夫管子書之弟子職或詳其儀文或記其名物又則皆周末儒者各以其所傳習者記之而可補禮經之所未詳者也若此篇所引之曲禮則別爲古禮篇之名非禮器所言之曲禮蓋曲禮三千卽儀禮中之曲折而此所引毋不敬以下其文與儀禮不類也而此篇之爲曲禮則特以篇首引曲禮而名之不可謂此篇皆曲禮之言猶檀弓首章載檀弓事而名爲

檀弓不可以檀弓一篇皆爲檀弓一人之事也蓋此篇所言多雜見於他書如坐如尸立如齊見於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不登高不苟訾不苟笑見於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天子曰崩至庶人曰死見大戴禮四代篇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擗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見列女傳及韓詩外傳雖其與諸書所出未知孰爲先後然其言君子抱孫不抱子別引禮曰而前有車騎又爲戰國時語事君三諫不從則去天子未除喪稱名諸侯失地名之類又皆春秋公羊之說知此非曲禮之完篇明矣然則曲禮有三一爲儀禮中之曲折一則古禮篇之曲禮一則禮記中之曲禮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釋文毋音無說文云止之詞其字從

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令姦古人云母猶今人言莫也按母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母字以作無音非也後放此疑者特復音之嚴魚檢反本亦作嚴同思如字徐息嗣反○音義並用釋文有不同者及補音者別出於下

鄭氏曰禮主於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孔氏曰若如也思計慮也人心有所計慮則其形狀必端慤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朱子曰母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愚謂人之治其身心莫切乎敬自不睹不聞以至於應事接物無一時一事之可以不主乎此也儼若思謂容貌端嚴儼然若有所思也安者氣之和定者理之確人能事無不敬而謹於言貌如此則其效至於安民也論語言脩已以敬而

能安人安百姓卽此意也○范氏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母不敬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釋文敖五報反王肅五高反邀

遊也長丁丈反盧植馬融王肅並直良反欲如字一音喻從足用反樂舊音洛皇侃音岳極如字皇紀力反

矜已凌物謂之敖敖者德之凶欲者情之私志滿則招損樂極則必淫四者皆害於性情學問之大者克已者之所當力戒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朱子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已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惟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愚謂

狎謂所親習之人畏謂德位之可嚴憚者安安謂心安於所安凡身之所習事之所便者皆是也狎而敬之則無玩人喪德之失畏而愛之則有事賢友仁之益財物之積聚而能散以與人則不至於專利而害義心安於所安而能遷以從善則不至於懷安而溺志六者皆脩身進德之事惟賢者爲能行此而學者之所當自勉也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很母求勝分母求多

釋文難乃旦反很胡

懇反勝舒證反分扶問反

鄭氏曰母苟得爲傷廉也母苟免爲傷義也母求多爲傷平也愚謂很者血氣之爭母求勝爲其傷和而且將有忘身及親之禍也

疑事母質直而勿有

鄭氏曰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之終不然則傷知直

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孔氏曰彼已俱疑而來問已已亦疑則母得成之已若不疑仍須謙退稱師友所說以正之勿爲已有此義也朱子曰疑事母質卽少儀所謂母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事強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愚謂據而有之若子游以禮許人是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釋文夫方于反丈夫也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音同○今按夫當音扶發語

辭舊讀爲丈夫之夫非是

鄭氏曰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孔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爲尸所在坐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磬折屈身案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是祭時主人有聽法吳氏澄曰祭之日爲尸者

有坐而無立故坐以尸爲法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齊爲法愚謂齊鄭氏以祭時言孔氏以祭前言祭時有立無坐故立言如齊註說爲長又註以磬且聽言如齊蓋謂祭祀之時主人磬折致恭而僂見愼聞如將受命然也疏引士虞禮祝闔戶如食間以釋註義亦非是尸之坐齊之立因事而致其敬者也君子之坐立常如此則整齊嚴肅而情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朱子曰劉原父云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二句爲丈夫之事誤矣

禮從宜使從俗

釋文使色吏反

鄭氏曰事不可常也朱子曰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而祭與喪則相授受之類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意思謂禮之爲體固有一定然事變不一禮俗不同故或權乎一時之宜或隨乎他國之俗又有貴乎變而通之者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釋文夫音扶凡發語

之端皆然後放此疏或作疎別彼列反

孔氏曰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爲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爲疏決嫌疑者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報之則大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

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是也曾子襲裘而弔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爲證而皇氏具引今亦畧之愚謂彼此相淆謂之嫌是非相似謂之疑四者所該甚廣孔氏各舉喪禮一端以言之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釋文說音悅又始悅反辭本又作詞同說文以詞爲言詞之字辭不受也後皆放此費芳味反

鄭氏曰不妄說人爲近佞媚也不辭費爲傷信朱子曰禮有常度不爲佞媚以求說於人也辭達則止不貴於多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釋文好呼報反鄭氏曰不好狎爲傷敬也孔氏曰禮者所以辨尊卑別

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不踰越節度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朱子曰狎謂親褻愚謂禮主於恭敬退讓踰節則上僭侵侮則不讓好狎則不敬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釋文行下孟反

鄭氏曰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言道言合於道質本也禮爲之文飾耳孔氏曰禮以忠信仁義爲本禮爲文飾忠信之行脩言合於仁義之道則可與禮爲本也愚謂脩身踐言修身以踐其所言也行顧言則行無不脩矣言顧行則言皆合道矣人之言行篤實乃行禮之本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釋文取於舊七樹反謂趣就師求道也皇如字謂取師之道取人如字謂制師使從已○今按二取字並如字

鄭氏曰禮不往教尊道藝朱子曰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禮聞取於人故有來學不聞取人故無往教愚謂君子有教無類然必彼有求道之心而後我之教有所施若往而教之則道不尊而教不行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劉氏彝曰仁也義也信也雖有其理而無定形附於行事而後著者也惟禮事爲之物物爲之名有數有度有文有質咸有等降上下之制以載乎五常之道然則五常之道同本乎性待禮之行然後四者附之以行此禮之所以爲大而百行資之以成其德焉愚謂仁義禮知之爲人所由謂之道仁義禮知之有得於身謂之德仁義與禮雖同出於性然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

之儀則而細微曲折之間參差等級之度莫不有一定之矩矱故道非禮則無以爲率由之準德非禮則無以爲持守之實仁非禮則無以酌施恩厚薄之等義非禮則無以得因事裁制之宜是四者非禮則不能成也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黃氏炎曰率之以身而使倣之謂教諭之以言而使循之謂訓愚謂禮者經緯萬端事爲之制曲爲之坊故教訓以正民俗而苟不以禮則闕畧而不備也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釋文辨皮勉反徐方勉反

朱子曰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交訟形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禮則不能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孔氏曰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公卿大夫列位於上士列位於下吳氏澄曰國之倫君臣爲大上下次之家之倫父子爲大兄弟次之有分有義有恩有情其尊卑厚薄非禮有一定之制不能定之愚謂大功以上謂之昆弟小功以下謂之兄弟不言昆弟而言兄弟者舉疏以包親也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鄭註學或爲御釋文鄭此注爲見他本也後放此

鄭氏曰宦仕也孔氏曰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愚謂宦謂已仕而學者學謂未仕而學者故學記云凡學官先事士先志王制云六十不親學明未六十雖已仕猶親學也宦學皆有師然非事之以禮則學者怠教

者倦而師弟之情不親矣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釋文朝直遙反蒞本亦作蒞徐音利沈力

二反又方位反

鄭氏曰班次也蒞臨也孔氏曰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蒞臨也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事行法謂司寇士師明刑法也愚謂四者之事必以禮肅之不然則上慢下怠而徒爲文具矣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釋文共音恭本或作供莊側良反徐側亮

孔氏曰周禮註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吳氏澄曰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皆有牲幣以供給鬼神必依於禮然後其心誠實其容莊肅

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釋文撝祖本反

鄭氏曰撝趨也何氏允曰在貌為恭在心為敬孔氏曰君子是有德有爵之通稱又康成註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凡禮有深疑則稱君子以正之撝趨也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應進而卻曰退應受而辭曰讓愚謂君子以德言之恭敬撝節退讓六字平列荀子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撝撝楊倞註曰撝抑也漢書王吉傳伏軾撝撝銜臣瓚曰撝促也師古曰撝挫也楊雄賦曰齊總總撝撝其相膠葛亦是相迫促之意鄭氏訓為趨當讀為趨數煩志之趨疏以趨向之義解之非矣有所抑而不敢肆謂之撝有所制而不敢過謂之節恭敬所以盡禮之實撝節所以約禮之用退讓所以達禮之文凡事不可以無禮故君子必恭敬撝節退讓以

明之禮主其減故也○凡君子有專以德言者鄭註卿飲酒禮云君子國中有德者此篇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皆此義也有兼德與位言之者鄭註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又註士相見禮云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此篇屢言侍坐於君子皆此義也又有專以人君言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是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釋文

或作鸚鵡厄耕反母本或作鸚鵡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離力智反狴本又作猩音生禽獸盧本作走獸鹿音憂○今經文係孔疏本陸氏本經文與孔間有不

同故此經鸚鵡字釋文作嬰母後放此

鄭氏曰聚猶共也鹿牝曰麀孔氏曰爾雅云猩猩小而

好啼郭璞山海經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趾封谿縣
出猩猩狀如獾狍聲如兒啼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
四足而毛謂之獸鸚鵡是禽猩猩是獸今並云禽獸者
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
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
多不易可擒須圍守乃獲也通而言之鳥不可曰獸獸
亦可曰禽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周禮司馬職云大
獸公之小禽私之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雁
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其小獸可擒故得而名
禽也愚謂鸚鵡猩猩能言而不離乎禽獸者以其無禮
故也人而無禮則與禽獸無以別矣聚共也麀牝獸也
父子共麀言其無別之甚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是故

石經作
是以

呂氏大臨曰夫人之血氣嗜欲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
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
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
制為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之
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敖滅天理而窮人欲將
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暴自棄而不欲齒於人
類者乎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
不往亦非禮也

釋文大音泰
施始鼓反

鄭氏曰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三王之世禮
始興焉愚謂大上古之時其次謂後王也施德於人
謂之施答人之施謂之報禮之從來遠矣與天地並但

上古之時人心淳樸而禮制未備惟貴施德於人而不必相報然施之有報乃理之當然而情之不可以已者故後王有作制爲交際往來之禮稱情立文而禮制於是大備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禮所以治人情脩仁義尚辭讓去爭奪故人必有禮然後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無禮而不危者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

鄭氏曰負販者尤輕佻志利宜若無禮然愚謂恭敬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故雖負販者必有所尊而况於富貴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釋文

好呼報反

鄭氏曰懾猶怯惑馬氏晞孟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怯懾者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釋文直專反沈直戀反八十九十曰旄本又作耄同忘期頤傳直專反沈直戀反八十九十曰旄本又作耄同忘報反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九曰旄後人妄加之○期朱子讀居宜反○朱子曰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爲句學字作一句下至百年曰期皆然愚謂鄭氏解幼學云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則本於幼字讀斷孔疏始以幼學弱冠等相連解之失鄭氏之意矣

鄭氏曰十年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有室有妻也妻曰室艾老也指使

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傳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耄婚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悼憐愛也不加刑愛幼而尊老頤養也孔氏曰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故檀弓云幼名三月爲名稱幼冠禮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學就業也二十成人始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弱三十而立氣血已定故曰壯壯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爲室不云有妻而云有室者含妾媵也三十九以前通名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強有二義一則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四十九以前通曰強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五十堪爲大夫大夫得專治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耆至也至老境也六十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六十至老境而未全七十全至老境故曰老也既老則

傳授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案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惟云宗子者庶子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傳者上受祖父之重下傳子孫子孫所傳家事祭祀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視濯漑則子孫故序卦註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註云不齊則不祭也耄者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悼者幼無識慮耄者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憊愚鄭註云若今時律令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呂氏大臨曰仕者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治官府之大事

也材可用則使之仕德成則命爲大夫非無蚤成夙知之才也蓋養天下之材至於成就而後用之則收功博如不待其成而用之所謂賊夫人之子以政學者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二者雖有罪而情不出於故故不加刑焉百年者飲食居處動作無所不待於養方氏慤曰人生以百年爲期故百年以期名之朱子日期與暮字同論語期可已矣周匝之義期謂百年已周頤謂當養而已期如上句幼弱耄悼等字頤如上句學冠不刑等字愚謂傳者喪服傳所謂傳重也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宗子七十主祭故鄭氏謂七十使子孫視滌濯而祭猶親之也○戴氏溪曰聖人制禮以律天下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爲一節而人

心有定向矣愚謂二十而冠三十有室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亦制爲大限如此耳喪服有爲夫姊之長殤又有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則大夫士之冠昏未必皆至於二十三十而材德秀異者其爲士大夫亦有不待乎四十五十者矣

大夫七十而致事

鄭氏曰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劉氏敞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畱之不可失也君雖畱之臣曰不可貪人之榮不可恩人之朝不可塞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亦不强焉義也母奪其爵母除其祿母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事之義也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已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

禮記集解卷一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鄭氏曰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
則不聽耳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
若今小車也孔氏曰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
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
有德尚壯猶堪掌事不聽去也熊氏云不聽致事則祭
義云七十杖於朝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
也適四方謂遠聘異國安車小車也亦老人所宜然此
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
車則相互也愚謂賜之几使於朝中治事之所憑之以
爲安也賜之杖使於入朝之時持之以自扶也几杖不
入君門君賜之則得以入朝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鄭氏曰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春秋傳曰老夫耄
矣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孔氏曰註
引左傳證老臣對他國人自稱老夫也於其國謂自與
其君言也雖老猶自稱名也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
下大夫自名是上大夫於已君自稱爲下臣下大夫於
已君稱名此既自稱老夫宜是上大夫而稱名從下大
夫者既被君尊異故臣亦謙退從下大夫之例而稱名
也愚謂臣於君無不稱名者玉藻上大夫曰下臣下大
夫自名者謂上大夫自稱曰下臣某下大夫直稱名而
已此老臣稱於他國曰老夫而於其國尚稱名與平日
同不敢自尊異也疏說非是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鄭氏曰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制法度孔氏曰鄰國來問君必問於老賢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君之問也愚謂明習於國家之舊典故事而使四方之國有所取正焉此老成人之所以可貴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釋文長丁丈反下皆同操七刀反

鄭氏曰從猶就也長者問當謝不敏如曾子之爲孔氏曰操執持也杖可以策身几可以扶已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持就之陳氏祥道曰辭者無所受於已讓者有所推於人曾子之謝不敏所謂辭也子路之率爾而對非所謂讓也呂氏祖謙曰古者弟子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長者處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弟讓之心也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

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是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理亦不能入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釋文清七性反字從冰冷也

本或作水旁非也

鄭氏曰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孔氏曰冬溫夏清是四時之法昏定晨省是一日之法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方氏慤曰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清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也呂氏大臨曰內則父母將衽奉席請何趾此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雞鳴適父母之所問衣燠寒此晨省之事也朱子曰溫清定省雖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之間正當隨時隨處省察其或溫或清之宜也

在醜夷不爭

鄭氏曰醜衆也夷猶儕也孔氏曰醜夷皆等類之名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忘身及親故戒之呂氏大臨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孝經引此三者此獨云在醜夷不爭者上下驕亂之禍爲少而醜夷之爭多也愚謂此爲少者設戒故但言在醜夷不爭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氏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喻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孔氏曰大宗伯云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又宗伯三命受位鄭云始有列位於王朝今言受車馬

者三命受位卽受車馬所以許受三命不受車馬者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也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祖父故不受也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明非惟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呂氏大臨曰事宗子者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則事親者車馬之盛宜在所不受也朱子曰按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大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天子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耶愚謂車馬衣服所以賜有功也三賜不及車馬者賜物車馬爲重雖有三命之尊猶不敢及於此也不及以心言非以事言注疏之說已得之而呂氏得其比例之確朱子盡其情事之詳三說參觀之其義乃備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釋文僚本又作寮弟大計反

鄭氏曰不敢受重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孔氏曰慈者篤愛之心兄弟內外通稱親疏交接並見其慈而稱之孝子能接同官不敢踰越等級故稱其事長之弟同師之友意趣相得綢繆切磋故見其仁恩而稱之交遊汎交也交遊本資信合故稱其信呂氏大臨曰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鄉黨觀其行者也見其所以敬親者故稱其孝兄弟親戚責其恩者也順於父母者親親之愛必隆故稱其慈僚友見其有所讓者也有遜弟之心故稱其弟執友者友其德德莫盛於孝孝者仁之本故

稱其仁交游主於信知其誠心於孝也故稱其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釋文行下孟反

鄭氏曰敬父同志如事父孔氏曰自上詣下曰見

如自字

下朝上曰見

賢遍反

父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

見

賢遍反

或途中相見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釋文

告古毒反

鄭氏曰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呂氏大臨曰出必告反必面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體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也親之愛子至矣所遊必欲其安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而不自愛則非所以養其

志也

恆言不稱老

鄭氏曰廣敬黃氏幹曰人子對父母常言須避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身自稱老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鄭氏曰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孔氏曰父事之卽父黨隨行也兄事之正差退而雁行也肩隨謂並行而差退吳氏澄曰此謂道路長幼同行之節父事王制所謂父之齒隨行也兄事王制所謂兄之齒雁行也

肩隨王制所謂朋友不相踰也○孔氏曰未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未能惇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愚謂鄭氏謂年長以倍謂年二十於四十者此畧舉以見例可也至其引內則年二十惇行孝弟則似謂二十方有此禮孔氏遂謂未二十童子無此禮誤矣此篇所言灑埽應對進退辭讓之節乃內則所謂幼儀正所以教童子若二十惇行孝弟則其事不止於此矣孔子言闕黨童子與先生並行正謂其不知隨行後長之禮非謂禮當如是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鄭氏曰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孔氏曰古者地敷橫席席容四人則推長者一人居席端若有五人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異席也愚謂席之度九尺足以

容四人也○馬氏晞孟曰其出也不並行其居也不同
席敬長如此則民之犯上而踰禮者鮮矣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釋文
奧鳥

報反沈
於六反

鄭氏曰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
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闌之中內則曰由命士以
上父子皆異宮孔氏曰主猶坐也室戶近東南角西南
隅隱奧無事故名爲奧尊者居必主奧人子不宜處之
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獨坐則席中爲尊尊者宜獨則
坐居席中卑者不得坐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尊者常
行正路卑者不得行也門中有闌兩旁有棖棖闌之中
尊者所立人子不當之而立也四事皆謂與父同宮者
異宮則不禁有命既尊各有子孫臣隸應敬已故也

食饗不爲槃

釋文食音嗣饗本
又作享槃古愛反

鄭氏曰槃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孔氏曰大夫
士相來往設於饗食制設饌具事由尊者所裁子不得
輒豫限量多少也熊氏云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
事則子無待賓之事

祭祀不爲尸

鄭氏曰尊者之處爲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孔氏曰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爲也愚謂宗廟之尸
用所祭者之孫爲之父在而爲尸其父必與於祭將以
尊臨其父爲人子者所不可安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鄭氏曰恆若親之將有教使然孔氏曰謂雖不聞父母
之聲不見父母之形然想像視聽似見形聞聲而將有

教使已然也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釋文訾音紫沈又將知反

鄭氏曰爲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訾毀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孔氏曰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爲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已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爲也愚謂登高恐墜臨深恐溺二者皆近於危苟訾似讒苟笑似詔二者皆近於辱少儀曰母訾重器又曰母訾衣服成器是非但於人不苟訾於物亦然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鄭氏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孔氏曰不行事於闇中一則爲卒有非常一則爲生物嫌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鄭氏曰不許友以死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孔氏曰親存須供養則孝子不可死也若許友報仇怨而死是忘親也親亡則得爲友報仇故周禮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不有私財愚謂白虎通義云朋友之道親在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不許友以死卽不許友以身也不有私財卽不得專通財之恩也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釋文純諸允反又之閏反下同

鄭氏曰爲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曰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衣領緣也禮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故親存不得純素

也愚謂吉冠之純未聞以大祥編冠素紕推之則冠純之色當與冠同而其物則精與此冠謂燕居之冠也衣謂深衣也以其用於燕私故或純采或純素若禮服之冠與其中衣飾有一定不因父母之存沒而異也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鄭氏曰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三十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孔氏曰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適庶皆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通者有二云凡子皆然豈惟當室但適子內理蒸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備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故鄭引深衣證凡孤悉同也崔靈恩云當室之孤內理蒸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不當室則純采呂氏大臨曰少而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

衣猶不改素則無窮也先王制禮豈可獨遂其無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則不然也深衣之言畧矣愚謂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非具父母卽爲孤子矣鄭云未三十無父者乃爲孤非也孔氏謂凡孤皆不純采崔氏謂惟當室者不純采呂氏說與崔氏同朱子則存孔氏之說然考問喪云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是童子當室者之服皆重於其不當室者若此冠衣不純采凡孤皆然則不必嫌當室者之不然而特明之矣今特言孤子當室則是惟當室者有此禮而餘孤不然也蓋以適子傳重所感彌深故也深衣不言當室乃文畧爾

幼子常視母誑

釋文視音示誑本或作廷同九况反

鄭氏曰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

之母誑欺孔氏曰幼子常習效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可示以欺誑劉氏彝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無所學而不可成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詐偽則詐偽篤於其心矣

童子不衣裘裳

釋文衣於既反

鄭氏曰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孔氏曰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大溫傷陰氣也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內則曰二十可以衣裘帛愚謂不衣裘謂褻服也成人褻服冬有裘夏有葛春秋有繭袍絺褶之屬童子雖冬不衣裘服繭袍而已不衣裳謂外服也下文云兩手握衣去齊尺王藻云童子緇布衣錦緣弟子職云振衽埽席童子之衣有齊有緣有衽則深衣之制也成人燕居服深衣其

禮服則有元端朝服之屬童子惟服深衣衣裳相連無殊衣裳之服也蓋元端朝服之屬衣冠相配冠乃服之童子未冠自無服裳之法非徒欲其便易也

立必正方不傾聽

鄭氏曰習其自端正孔氏曰立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呂氏大臨曰立必正所向之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使之偏有所向也士相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疑君者謂斜嚮之不正方也不傾聽者頭容直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

口而對

釋文奉芳勇反又扶恭反下奉局奉席皆同辟匹亦反徐芳益反沈扶赤反咡徐如志反

鄭氏曰兩手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

語口旁曰呬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孔氏曰兩手奉長者之手爲兒長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也劍謂挾於脅下如帶劍也長者負兒之時傾頭與語必教之使掩口而對恐氣觸人也張子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則掩口而對益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教安詳恭敬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釋文從才用反下皆同

鄭氏曰先生老人教學者不越路而與人言尊不二也正立拱手爲有教使趨而退爲其不欲與已並行孔氏曰稱師爲先生者言彼先已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弟子者言已自處如弟子尊師如父兄也而論語云有

酒食先生饌則先生之號亦通父兄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教道於物者凡云長者直以年爲稱也凡爲君子者皆爲有德尊之不據年之長幼故所稱不同也案書傳畧說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於州里儀禮鄉射註云先生卿大夫致仕者此云老人教學者則通凡老而教學者未必皆致仕者見師而起敬故疾趨而進就之又不敢斥問先生所爲故正立拱手而俟先生之教愚謂不與言則退者不敢以無事稽先生之行也註說非是蓋此童子旣知禮自能隨行後長先生不必以與已並行爲慮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釋文上時掌反下同鄉許亮反後文皆同

鄭氏曰爲遠視不察有所問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釋文呼火故反

鄭氏曰爲惑人

禮記卷一終

附貢生永嘉任鳳鏘校

禮記卷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二

將適舍求母固

鄭氏曰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故
常或時乏無孔氏曰舍主人家也黃氏幹曰註義或迂
求母固者謂凡求物於主人母固母必隨其有無愚謂
自此以下至必慎唯諾皆言適舍之法蓋燕見之禮也
故下文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皆爲燕見不
將命故也母固之義鄭氏與黃氏雖異而皆以爲有求
於主人之法然下文方言上堂入戶此發端乃遽言求
主人之物非其序也固謂鄙野而不達於禮下篇云輟
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哀公問曰寡人固左傳我僞固而

授之末此言將適人之所居凡事當求合禮而不可失之鄙野下文所言皆毋固之事也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釋文

聞音問又如字

鄭氏曰聲必揚警內人也孔氏曰屨人註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室有二人故戶外有二屨此謂兩人體敵故二屨在外鄉飲酒無算爵賓主皆降脫屨於堂下體敵故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故少儀云排闥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二屨是有二人或請問密事若兩人語聞於戶外則外人乃可入也熊氏以爲一人之屨在戶內其戶外有二屨則三人也義亦通也愚謂二屨謂二兩也凡席於堂者賓主體敵則屨皆解於堂下有尊者則尊者之屨在堂上鄉飲酒禮

無算爵賓主皆降脫屨升堂體敵故也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不言公降脫屨公尊屨在堂上也席於室者賓主體敵則屨皆解於戶外有尊者則尊者之屨在戶內少儀排闥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戶外有二屨無尊者則二人也有尊者則三人也而其言不聞於外或密謀私事故不可入而干之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局視瞻母回

釋文視常止反徐音示沈又市志反局古

螢反何云闕也一云門扇上鐸鈕

鄭氏曰不干人之私也奉局敬也孔氏曰禮有鼎局所以關鼎關戶之木亦得稱局凡奉局必兩手向心今入戶雖不奉局其手對戶若奉局然言恭敬也視瞻母回初入時不得回轉廣有瞻視也愚謂奉局言其拱手高正之狀視必下謂在戶外將入時視瞻母回謂甫入時

也

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釋文闔胡臘反

鄭氏曰亦開亦闔不以後來變於先入者闔而勿遂示不拒人孔氏曰闔而弗遂謂徐徐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遽闔以拒人

毋踐屨毋踏席摠衣趨隅必慎唯諾

釋文踏在亦反一音席摠苦侯反趨本又

作走徐音奏又如字唯于癸反徐于比反沈以水反

鄭氏曰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孔氏曰踐蹋也既並脫屨戶外其人既多後進者不得蹋先入者屨也踏猶躐也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也摠提也衣裳也唯吟也吟諾應辭也既坐定又慎於應對也愚謂此言毋踐屨於入戶之後則非踐戶外之屨矣所毋踐者謂長者之屨解於戶

內者也毋踏席者升席必由下此是數人連坐之席以後爲下當由後而升若升從席前則爲踏席也深衣衣裳相連故言摠衣其實是摠深衣之裳也鄉射禮註云脫屨則摠衣爲其被地蓋衣被地則汚且或傾跌也趨隅者升席由後故必趨向室隅乃得轉向席後而升也○孔氏曰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爲躐席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鄉飲酒云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升必中席彼謂近主人爲上故以西爲下與此同也朱子曰此是衆人共坐一席既云當已位上卽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已位上蓋以前爲上後爲下也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賓席一人之坐故以西爲下而自席下之中升而卽席與此異也愚謂凡燕坐之席衆人連坐者以席之前後爲上下蓋以人之所向爲上所背爲下

此與玉藻所言者是也玉藻云升席不由前註云升必由下下卽後前卽上也行禮之席一人專坐者以席之首尾爲上下鄉飲酒禮賓席於戶外以西頭爲下主人席於阼階介席於西階皆以南頭爲下是也人之升降皆由下而不由上禮席與燕席一也孔疏謂此與玉藻異而反以鄉飲酒禮爲證誤矣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

釋文闌魚列反闕于逼反一音况域反

鄭氏曰由闌右臣統於君也闌門櫺闕門限也孔氏曰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臣統於君不敢自同於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闌東也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闌右踐闕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愚謂疏謂門以向堂爲正以明此出入由闌右之皆爲闌東是也然門之左

右所指不定據向堂言之則以東爲右此記由闌右是也據南向言之則以西爲右士虞禮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是也若人之出入於門則入以東爲右下文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是也出以東爲左士冠禮主人宿賓賓出門左主人迎賓出門左是也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鄭氏曰每門讓於客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於大門內爲猶敷也客固辭又讓先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孔氏曰固如故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肅進也公食大夫禮曰公揖入賓從是也愚謂與客入者客在大門外主人出迎之而與之入也士相見禮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

禮記集解卷二
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此所言乃賓反見而主人與之入之禮也蓋執贄相見者主人受贄於門內而賓遂出禮雖已成而情尚未洽故主人復迎之而入與之揖讓升堂以盡賓主之歡也凡者凡大夫士也迎於大門外者敵者之禮也每門者自大門至寢門也案儀禮凡主人與客入皆主人先入而客從所以道之也此乃云每門讓於客者蓋主人雖當道客必先以讓客而客辭然後主人先入而客從之也寢門正寢之門也禮先設席而後迎賓此客至於寢門主人乃請為席者欲更正之示謹重也客固辭者辭主人之先入為席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固辭再辭也肅客而入者客既辭主人遂道客以入也○孔疏以朝聘之禮解此經然朝聘皆在廟聘禮歸饗餼問卿及公食大夫冠禮昏禮納采亦皆在

廟與此言客至寢門者不合燕禮雖在寢然君燕已之臣子君不迎燕聘賓迎於大門內與此言每門讓於客者不合若以為兩君相見又與下文言客若降等者不合故知此為士相見禮反見之禮無疑也鄭氏云請入為席雖君亦然非也此反見乃大夫士之禮若臣見於君奠贄則退無反見之禮也又鄭氏云客固辭又讓先入孔疏云主人鋪席竟出而迎客再辭不先入也亦非也客固辭辭主人之先入為席非辭先入也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與下文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文勢正同所謂請入為席者特請而未嘗入也客辭之則止矣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

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釋文復音服後此音更不重出

鄭氏曰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復就西階復其正孔氏曰降等卑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是繼屬於主人案聘禮云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公迎賓賓入門左註左西方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以聘禮及公食大夫禮並奉已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若君燕其臣則宰夫為主人主人與賓皆從西階升與此殊也聘禮賓面主國大夫是敵禮賓亦入門右鄭云見私事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然愚謂客就主人之階謂入門而右也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謂轉而向左也主人與客之辭讓皆在門內乃以階

言之者指其將就是階之道也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釋文拾依註音涉上時掌反○今按

拾字當音其切反

鄭氏曰拾當為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以上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上東階先右足上西階先左足近於相鄉敬愚謂主人先登者亦所以道客也拾更也如投壺拾投射者拾發之拾級等也拾級謂主人既升第一級客乃發足升第一級客既升第一級主人乃發足升第二級主人與客更拾而升也鄉射禮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中等中間一級也先升三等而中僅間一級則升階拾級之法可見矣聚足後足從前足而并不

栗階也足聚則步連矣。○凡升階之法賓尊於主則賓升一等而主從之聘禮歸饗饋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大夫銜主君之命尊也賓問卿賓先升一等大夫從賓銜及公食禮皆公升二等而賓升是也賓主敵者則主升一等而賓從之聘禮賓賓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賓面大夫大夫先升一等賓從是也然主升二等而賓從亦惟臣與君升則然若主人爲大夫賓爲士亦不過主升一等而賓升耳鄉飲酒禮鄉大夫尊於賓但言主人升賓升不言主人升二等可見矣此云主人先登客從之謂主人升一等而客從之雖降等之客亦然疏謂主人前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非是

室中不翔

鄭氏曰帷薄之外不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疏云禮證賓有執玉於堂下時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武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又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孔氏曰帷幔也薄簾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禮緯文見郊特牲趨謂行而張足疾趨敬也貴賤各有臣吏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屏外不趨也言帷薄謂大夫士也其外不趨其內可趨爲敬也堂上不趨亦謂不疾趨堂上迫狹故也下階則趨故論語云沒階趨執玉須慎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也賓執玉進入門內不疾趨而爲徐趨玉藻

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註云孔子執玉則然又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蹢蹢如也註云著徐趨之事也愚謂玉藻趨有疾趨徐趨二法疾趨起履離地徐趨舉前曳踵帷薄之外不趨此以不爲容而不趨非惟不疾趨并不必徐趨矣堂上地迫不能趨也執玉重慎不敢趨也此二者但不疾趨耳當徐趨也故聘禮記將授志趨是執玉徐趨也堂上接武卽徐趨堂下布武卽疾趨也疾趨張足則布武矣此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者常法也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以疏數爲尊卑之差乃君與臣相與行禮之法所謂君行一臣行二也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釋文並如字又步頂反後放此跪求委反本又

作危授坐本又作俛仰

鄭氏曰不橫肱爲害旁人不跪不立爲煩尊者俛仰受

之愚謂坐與跪皆以兩膝著地直身而股不著於蹠則爲跪以股就蹠則爲坐坐所以爲安跪所以爲敬授立不跪爲煩人之坐而受也授坐不立爲煩人之起而受也○朱子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異耳愚謂跪卽大祝九

拜之振動也跪或謂之長跪亦曰長跽史記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者長跪古詩長跪問故夫蓋坐以尻就蹠而稍短跪則竦身直股而稍長矣弟子職云亦有據膝母有隱肘此坐之節也坐必先脫屣蓋坐以尻就蹠著屣則妨於坐故也跪則不必脫屣故拜不脫屣也然跪亦或謂之坐而坐不可謂之跪故孔疏云坐名通跪跪名不通坐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釋文爲于僞反攢本又作糞徐音奮帚之手反拘古侯反徐音俱扱

依註音吸許急反○今按扱當如字側洽反

鄭氏曰加帚於箕上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搗厥中有帚以袂拘而退謂埽時也以袂擁帚之前埽而卻行之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

箕去棄物以鄉尊者則不恭孔氏曰拘障也當埽時卻退以一手捉帚又一手舉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退故曰拘而退必讀扱爲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爲一扱再扱故讀從吸也呂氏大臨曰扱讀如尸扱以柶祭羊羹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柶扱於羹也糞除布席役之至賤者也古之童子爲長者役而其心安焉蓋古者教養之道必本諸孝弟孝弟之心雖生於惻隱恭敬之端而其行常在於洒埽應對執事趨走之際蓋人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爲僕御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道愚謂扱當如字說文扱收也謂以帚收斂所糞於箕也

奉席如橋衡

釋文橋居廟反

鄭氏曰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槔
衡上低昂孔氏曰奉席如橋之衡衡橫也席舒則有首
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奉卷席之法故云如有首尾然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釋文衽而審反

鄭氏曰順尊者所安也衽卧席也坐問鄉卧問趾因於
陰陽愚謂此謂始布衽席之法也弟子職曰先生將息
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何所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君
子之居恒當戶寢必東首然又或順乎一時之宜故為
長者設衽席必先請其所欲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鄭氏曰上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孔氏
曰上謂席首所在也凡坐隨乎陰陽坐在陽則貴左坐
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

西東坐是陽其左在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南也此謂
尋常布席之法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註云賓席
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並與
此不同也愚謂此室中布席之法也室中之席尊者在
西南隅東鄉南上故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南鄉北鄉
以西方為上皆統於尊者故也故士昏禮婦盥饋舅姑
並席於奧南上婦餽席於北墉下西上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釋文函胡南反丈如字或為杖

鄭氏曰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
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孔氏曰飲食之客布
席不須相對若講問之客布席相對須講說指畫使相
見也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

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王肅以爲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容杖也然二家可會愚謂此亦謂室中布席之法也饗食燕之正禮賓席於牖間若尋常燕食則有席於室者其席蓋賓在西南隅東向而主人在北墉下南向也非飲食之客謂凡以事相詣者其席蓋賓在西南隅東向而主人在戶內之西西向對之也鄭氏以此爲講問之客蓋據文王世子言之然以下文主人跪正席及客徹重席觀之則此乃敵體之客而與主人非有教學之分者蓋非飲食之客其布席皆函丈不但講問爲然也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釋文重直龍反

鄭氏曰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撫之者答

主人之親正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者客坐主人乃敢安也孔氏曰撫謂以手按止之也禮器云諸侯席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之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爲客設重席客謙而自徹也固辭再辭止客之徹也踐履也客踐席乃坐者客還履席將坐主人待客坐乃坐也愚謂重席蓋一種席而重之者也大夫席再重士不重此客有重席不辨大夫士者禮器謂行禮之席此尋常待客之法也然大夫之重席以二種席重之公食禮蒲筵常加萑席尋是也此一種席而重之則亦異乎大夫之再重矣客徹重席者不敢自異於主人也禮有三辭一辭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凡禮辭者其辭皆不行冠禮宿賓賓禮辭許鄉飲酒鄉射宿賓賓禮辭許士相見禮若

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是也凡終辭其辭皆行士相見
禮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是也若固辭則有行者有不
行者士相見禮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又
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此皆固辭而不行者也
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客
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此皆固辭而行者也主
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此皆敵
者之禮鄭氏以爲請問之客非矣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鄭氏曰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爲來故愚謂
客來詣已則主人宜問其所爲來然後客舉其所欲言
者告之若客先舉則近於卒遽

將卽席客母作兩手摠衣去齊尺衣母撥足母蹶先生書

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釋文作才洛反齊音咨本又作齋撥半末反蹶本又

作蹶居衛反又求月反策本又作策初革反○孔疏以足母蹶以上屬上若非飲食之客爲一節今按自此以下至稱先王言弟子見師卽席講問之禮與上言賓主敵體之禮不同又其文皆用韻席字作字尺字爲韻撥字蹶字越字爲韻前字安字顏字言字爲韻容字恭字同字王字爲韻當爲一節不宜與上文相屬

鄭氏曰作顏色變也齊謂裳下緝也撥發揚貌蹶行遽
貌戒勿越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孔氏曰摠提挈也
衣謂裳也將就席之時以兩手提裳令裳下緝去地一
尺恐轉足蹶履之也足母蹶者謂勿得行遽恐有蹶躓
之貌也策篇簡也坐亦跪也坐名通跪跪名不通坐越
踰也愚謂作者色慚變也幼者之色易於慚變故戒之
言去齊尺則所摠者裳也而曰摠衣者深衣衣裳相連
也趨走則衣易撥開行易卒遽母撥母蹶皆爲其失容
也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

僂徐士鑒反又蒼鑒反又蒼陷反

文釋

鄭氏曰盡後謙也盡前爲汚席執猶守也僂猶暫也非類雜孔氏曰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以爲謙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飲食坐也俎豆皆陳席前若坐近後則濺汚席故盡前也玉藻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令安坐久坐好異故戒令如嚮者無忤顏容也長者猶先生也互言耳及謂所及之事也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雜甲事暫然雜錯長者之說朱子曰說文云僂互不齊也僂言僂長者之先而言也愚謂上言將卽席之法此又言旣卽席之法也毋僂言謂長者方與甲言未與乙言則乙不得以已言僂雜之論語

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是也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釋文勦初交反

一音初教反說如字徐舒銳反

鄭氏曰正爾容聽必恭聽先生之言旣說又敬勦猶擘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已說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則古昔稱先王言必有依據孔氏曰語當稱師友無得擘人說以爲已語則法也言雖不當雷同又不得專輒必法於古昔之正所言之事必稱先王愚謂此謂長者旣言及之則其容貌應對當如此也卽席之時旣執爾顏先生言及之則當益正其容而恭敬以聽也勦說則掠美雷同則無識旣戒是二者而或游談不根妄自立說又不可也故又當則古昔稱先王古昔言其時先王言其人稱先王正所以則

古昔也自將卽席至此皆弟子見師卽席講問之法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釋文坐才卧反後放此

鄭氏曰不敢錯亂尊者之言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鄭氏曰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
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
之請益曰無倦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鄭氏曰應辭唯恭於諾孔氏曰父與先生呼召稱唯唯
吟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但今人稱諾猶
古之稱唯其意急今之稱吟猶古之稱諾其意緩是古
今異也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

鄭氏曰毋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見
同等不起不爲私敬孔氏曰坐於近尊者之端勿使有
空餘之席欲得親近先生備擬顧問且擬後人之來闕
在下空處以待之也同等後來不爲之起尊敬先生不
敢曲爲私敬也愚謂弟子職曰後至就席狹坐則起是
非狹坐則不爲之起也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鄭氏曰燭至起異晝夜食至起爲饌變上客起敬尊者
孔氏曰上客謂尊者之上客也尊者見之則起故侍者
宜從之而起愚謂燭至起者當起而執燭也弟子職曰
昏將舉火執燭隅坐是也食至起者當起而饋饌也弟
子職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是也
上客起者旣隨長者而起且爲當給使令也弟子職曰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是也

燭不見跋

釋文見賢遍反跋半未反

鄭氏曰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孔氏曰小爾雅云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爲燭炬盡則藏所然殘本恐客見殘本積多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或欲辭退也愚謂不見跋謂出而棄之弟子職曰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是也蓋燭本不淨故不置於席旁而使之露見恐先生見之而生憎惡亦所以爲敬也註疏專以待賓客言之非是

尊客之前不叱狗

鄭氏曰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嫌若風去之孔氏曰

尊客至而主人叱狗則似厭倦其客欲去之也卑客亦當然舉尊爲甚方氏慤曰不以至賤駭尊者之聽

讓食不唾

鄭氏曰嫌有憎惡呂氏大臨曰嫌若嘗主人食亦不敬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釋文莫音暮

鄭氏曰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孔氏曰君子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杖履者君子自執杖在坐著屨升堂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視日蚤莫者君子或瞻視庭影望日蚤莫也禮卑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今尊者爲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出矣愚謂諸事皆君子厭倦之容故侍坐者得請出體尊者

之意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鄭氏曰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釋文間音閑

鄭氏曰復白也言欲少須空間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呂氏大臨曰人俟間而有復則屏而待不敢干其私也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

毋伏斂髮毋髡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釋文噉古弔反視如字徐市志反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反徐方寄反髡徒細反袒徒旱反褰起連反○鄭註髡或爲肆

鄭氏曰毋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於垣毋噉應以下皆爲其不敬噉號呼之聲也淫視邪眄也怠荒放

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髡髮也毋垂餘如髮也免

去也褻褻也孔氏曰凡人當正立不得傾欹側聽嫌探

人之私也噉謂聲響高急應答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

如叫也淫謂流移也瞻視當直不得流動邪眄也怠荒

謂身體放縱不自拘斂也遊行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

也跛偏也謂挈舉一足一足踣地立宜如齊雙足並立

不得偏也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寢卧也伏覆也

卧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髡髮也髮以纚韜之不使垂

如髮也愚謂此節通戒容儀之法孔疏蒙上侍君子爲

義非是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釋文上時掌反

鄭氏曰不上於堂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不敢

階爲妨後升者孔氏曰屨不上於堂者長者在堂而侍

者屨賤故解於階下不著上堂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著屨上堂而不得入室也解脫也愚謂安坐必先脫屨侍者統於長者當就主人之階解屨不敢當階則當解於東階之東也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

鄭氏曰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愚謂此侍者退而長者不送之者也解屨固不當階矣又必跪而舉之屏於側者長者在堂不敢對尊者著屨故必跪而舉之而轉就旁側乃著屨也側謂堂下東序之東長者所不見之處玉藻隱辟而後屨是也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鄭註遷或爲還

鄭氏曰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孔氏曰內屨不跪者若跪則足向後不便也雖不並

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愚謂侍者退而長者送之則當鄉長者著屨屨不當階必遷之轉就階側乃得向長者而屨也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鄭氏曰爲干人私也離兩也孔氏曰若見兩人併坐或兩人併立恐密有所論則已不得輒往參預之也又若見有二人併立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得出其中間也不云離坐者道路非安坐之地故不云坐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櫬枷不同巾櫛不親授

釋文櫬羊支反枷本又作架徐

音嫁古本無此字櫛側乙反

鄭氏曰自此至弗與同器而食皆爲重別防淫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櫬可以架衣者呂氏大臨曰男女不雜坐經雖無文然喪祭之禮男女之位異矣

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方則女子在西方坐亦宜然陳氏澔曰植者曰樨橫者曰施枷與架同置衣裳之具也巾以挽潔櫛以理髮此四者所以遠私褻之嫌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釋文嫂字又作嫂漱悉侯反

鄭氏曰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孔氏曰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諸母不可使漱裳欲尊崇於兄弟之母又欲遠別也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釋文梱本又作閭苦本反

鄭氏曰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孔氏曰梱門限也外言男職也內言女職也男職在於官政不得令婦人預之故不入於梱女職織紵男子不

得濫預故不出於梱愚謂此以嚴外內之限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鄭氏曰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孔氏曰女子婦人通稱也婦人質弱必有繫屬故恆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繫香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衿纓鄭以為佩香纓不云纓之形制一是許嫁時繫纓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註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又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鄭云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此而言有二纓也婦人之衿纓即是五采者故鄭云示繫屬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

而食

孔氏曰女子子謂已之女也男子單稱子女子則重言子者案鄭註喪服云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未嫁亦然今嫌嫁或有異故明之皆爲重別防淫亂也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姪父尊卑殊不嫌也愚謂謂女子子亦子也但曰女子則無以著其爲子但曰子則無以別其爲女故兼而稱之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此云既嫁而反者明雖嫁猶然也上云姑姊妹女子子而下言兄弟惟據姊妹者舉其中以該上下避文繁也孔氏謂姪父尊卑殊不嫌非也

父子不同席

鄭氏曰異尊卑也愚謂註說非也此子亦謂女子子也

但言子者蒙上可知也上言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既據姊妹以見姑與女子子矣又言此者嫌父之與女尊親兼極或無事乎遠別故又明之父子不同席則亦不同器而食可知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釋文不相知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耳○今按據註當有名字孔疏本爲長

鄭氏曰有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重別有禮乃相纏固愚謂行媒謂媒妁之往來也士昏記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鄭云某壻名此以男之名達之於女家也昏禮問名問女之名也此以女之名達之於男家也幣納徵之幣也庶人緇幣五兩大夫士元纁束帛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既納吉而後納幣納幣而昏姻之禮定交謂交際往來若執贄以相見是也親

謂相親近若親御授綬親之也是也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釋文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鄭氏曰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會賓客也厚重慎也愚謂日月以告君者內則子生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以告閭史閭史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意娶妻者其禮亦若此小司徒鄉師等皆云稽其夫家蓋卽據諸此也鬼神謂祖禰也士昏禮不告廟然左傳鄭公子忽娶於陳先配而後祖陳鍼子譏之楚公子圍娶於鄭亦言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自大夫以上有告廟之禮也同官爲僚同志爲友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昏禮有饗送者之

禮鄉黨僚友蓋亦有與於斯禮者與男女有別故其合也不可以苟昏禮慎重如此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釋文取七住反本亦作娶下賀

取妻同

鄭氏曰爲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孔氏曰郊特牲云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也諸侯取一國之女二國同姓以姪媵大夫士取亦有妾媵或時非此媵類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後但卜得吉者取之顧氏炎武曰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

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愚謂娶妻不娶同姓固兼有遠嫌戒獨之義而此節所言則主於遠嫌厚別之義而已然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卜之而吉則其非同姓可知矣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釋文見賢通反

鄭氏曰遠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眾人所知孔氏曰寡婦無夫若其子有奇才異行則可與之爲友若此子凡庸而已與往來則於寡婦有嫌也○自男女不雜坐至此明男女遠嫌厚別之禮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鄭氏曰謂不在賓客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爲進其禮蓋乘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昏禮不賀孔氏曰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自謂也呂氏大臨

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雖曰不賀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舍曰昏禮而曰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言賀因俗之名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鄭氏曰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愚謂貨財筋力所以行禮也然人之所無而不可強者君子有所不責焉所以通禮之窮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鄭氏曰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尙可指擿此則無時可避杜氏預曰隱痛疾病避不祥也孔氏曰名子不以國者不以本國爲名如他國則得爲名

故桓十三年衛侯晉卒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是也不以日月者不以甲乙丙丁爲名殷家得以爲名者殷質不諱名故也然案春秋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世不能如禮或以爲不以日月二字爲名也皆爲其難避也愚謂日謂支干也日以支干相配爲名月謂晦朔弦望或曰謂十二月之名爾雅正月曰陬二月曰如之屬是也○左傳魯申繻曰名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牲畜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愚謂周人以諱事神謂不正稱其名耳非謂他處皆避之也書言惟有歷年詩言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此卽王季

文武之名也則諱名之法可見矣周末文勝而諱避繁故有如此記與申繻之所言者雖然臣子尊其君父聞名心懼有忠敬之心焉固非禮之訾也

男女異長

鄭氏曰各自爲伯季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

釋文冠古亂反

鄭氏曰成人矣敬其名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鄭氏曰對至尊無小大皆稱名孔氏曰君前臣名者成十六年鄆陵之戰陷於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書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賈氏公彥曰名受於父母爲質字受於賓爲文故君父之前稱名至於他人則稱字胡氏銍曰宣十五年申犀謂楚

王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襄二十一年欒盈謂王
行人曰陪臣書皆名其父於君前也於他國君亦然成
三年荀瑩謂楚王曰以賜君之外臣首愚謂成人雖爲
之字然對君而言臣對父而言子則皆稱其名謂卿大
夫於君前名其僚友子於父前名其兄弟蓋至尊之前
無私敬也統以父則皆子統以君則皆臣故對父雖弟
亦名其兄對君雖子亦名其父也

女子許嫁笄而字

鄭氏曰以許嫁爲成人陳氏澣曰許嫁則十五而笄未
許嫁則二十而笄愚謂男子冠而婦人笄然冠之年有
一定而笄之年無定內則曰女子十五而笄蓋自十五
以前未可許嫁也至十五始可許嫁許嫁則笄矣然許
嫁不必皆十五卽笄亦不必皆十五也故於男子言二

十而冠而女子之笄不著言其年也○自名子者至此
記男女名字之法

禮記卷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三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
外醢醬處內蔥涿處末酒漿處右釋文胾側吏反食音嗣
衡膾古外反炙章夜反醢徐音海本或作醢呼分反涿以
制反漿子羊反字亦作漿○按醢醬孔疏本作醢醬今從
文釋

鄭氏曰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
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近醢醬者食之主膾炙
皆在豆涿烝蔥也言末者殊加也涿在豆酒漿處羹之
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
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孔氏曰
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

是陰故在右食飯燥爲陽故居左羹溼是陰故居右此
醢醬徐音作海則醢之與醬兩物各別按公食大夫禮
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鄭註云以醢和醬也則醢
醬共爲一物醢之與醢其義皆通未知孰是儀禮正饌
惟有菹醢無蔥醢故知蔥醢殊加也愚謂食饌具之總
名也骨剛爲陽肉柔爲陰食燥爲陽羹溼爲陰或左或
右者順其陰陽也食羹係人言之者明其在席前而最
近人也肉彘而切之曰膾公食禮作鮓炙炙肉也醢肉
醬也周禮註云作醢及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
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甕中百日則成矣凡醢
與膾必配醢設之公食禮及內則三牲之醢及牛鮓牛
膾皆有醢特牲禮羞庶羞四豆有醢少牢禮羞醢兩瓦
豆有醢此有醢有膾則有醢必矣豆數必偶醢也膾也

炙也醢也庶羞之四豆也醬爲食之主下云客自前跪
徹飯齊以授相者註云齊醬屬是也膾炙處外處醢醬
之外也醢醬處內處膾炙之內也酒清醴漿醢醢也公
食禮酒在豆東漿在稻西此禮亦當兼有酒漿漿處右
酒處左弟子職云左酒右漿是也乃云酒漿處右者酒
漿雖並設而食畢但飲漿故據所飲者言之也蔥醢處
末者處殺之外以其最遠於食也故言末焉殺在俎食
在敦羹及膾炙醢醬蔥醢在豆酒漿在解其設之在左
者食最近人其外殺其外蔥醢而酒在食之左在右者
羹最近人其外殺外炙炙右膾膾內醢醢內醬而漿
在羹之右食與羹殺與殺之間蓋容人焉弟子職曰羹
醢中別醢在醬前其設要方公食禮曰庶羞設於稻南
簋西間容人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故無正豆正

豆尊不用於燕食也鄭氏謂膾炙處外醢醬處內爲在
殺裁之內外今按炙裁膾醢爲庶羞之四豆其設之當
在一處若如鄭說則膾炙醢三者或左或右非設饌之
法也

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

釋文胸其俱反

鄭氏曰亦便食也屈中曰胸孔氏曰脯訓始始作卽成
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註腊人云薄析曰脯
捶而施薑桂曰脩脩胸脯中屈胸胸然也胸置左末邊
際置右手手取祭擘之便也愚謂脯爲邊實惟飲酒有
之此燕食乃有脯者用之以代膾也蓋釋而煎之以醢
而盛之則以豆與其設之亦於膾之處內則曰大夫燕
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食字釋文無音蓋如

字讀之今讀爲飯食之食

鄭氏曰辭者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愚謂
食飯也執食者自席前殺裁間容人之處向席而跪執
之辭告也賓席於奧而主人席於阼降等之客不敢食
於尊處故執食而興告於主人言已欲食於他處也公
食大夫禮賓左擁簋梁右執涪以降又大夫相食賓執
梁與涪之西序端此雖降等之客然與公食大夫有君
臣之分者不同其辭於主人蓋當告主人以將往食於
西序端也必執食者以其爲饌之主而主人之所親饋
者也然禮食無阼席主人立而視客食故雖大夫相食
敵體之禮必執食之西序端且又不告於主人而遽往
蓋不安於主人之不食而立而臨已也此燕食賓主皆
坐設席對食故非降等之客則不必辭執食興辭者惟

降等之客耳然興卽致辭尙未離乎席前也則與大夫相食之不辭而遽之西序端者亦異矣主人興辭於客者告客使反食於席也於賓及主人皆言興則設饌時主人與客皆已卽席坐矣又此言客若降等執食興辭則降等之客其禮之異者惟此耳若下文所言則皆爲賓主燕食之通禮非專據降等之客猶凡與客入者一節言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而自主人與客讓登以下又皆言賓主之通禮非惟降等之禮也註疏因此言客若降等遂於下文主人延客祭主人未辯客不虛口皆以爲降等之禮非是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穀之序徧祭之

鄭氏曰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

穀之序徧祭之謂載膾炙也以其同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醢醬不祭孔氏曰祭者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愚謂禮食無阼席故惟客祭燕食賓主並設席而食則主人必先祭以道客而後客祭也蓋主人以爲已之食不足以當客之祭故但自祭而已玉藻孔子食於少施氏孔子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是也主人祭則客從而祭是主人之祭實所以道客也下言延客食載亦然食饌具也祭食祭所先進者先進者先祭之後進者後祭之也公食大夫禮先設豆次設俎次設黍稷次設鉶此禮食設饌之次也昏禮特牲禮亦然弟子職云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載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

酒右漿此朝夕燕食設饌之次也此與客燕食其設饌之次不可考然以設饌內外之法觀之則當先設羹食於內而後設醢載於外則亦先祭食而後祭醢載與醢謂牲骨在俎者註以為載膾炙非也醢之體骨非一初時惟祭其肺其餘體骨至食則振祭故曰醢之序徧祭之謂依所食之次第而祭之也食載之後乃辯醢未辯醢則猶未徧祭也此因言祭食遂并言祭醢之法耳

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醢釋文飯扶晚反依字書食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
隨俗而音此字辯音遍下同

鄭氏曰先食載後食醢醢尊也凡食醢辯於肩食肩則飽也孔氏曰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而主人乃道客食載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清醬鄭云每飯歡清以醢濡醬食正饌也案彼

文是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載故三飧竟而主人道客使之食載也所以至三飧後乃食載者公食禮亦以載為加故客三飧前未食之然公食禮三飧竟起受漿漱口受束帛之物升降拜禮畢方還坐更食取飽不云三飯延客食載與此異也辯匝也食載竟後主人道客令食至飽食醢得匝也案特牲少牢禮初食脊次食脅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肩故云食肩則飽也賈氏公彥曰一口謂之一飯愚謂三飯食三口也醢之體骨非一三飯先食醢三飯既竟主人乃食載以道客客既食載然後徧食醢之體骨也食載之前固已食醢矣特未辯耳註謂先食載後食醢非也疏引公食註賓三飯以醢濡醬食正饌似已以此註先食載之說為不然然公食註三飯以醢濡醬食正饌之說實亦非是昏禮云皆

食以涪醬皆祭舉食舉也先云皆食以涪醬而後云皆祭舉食舉則是食涪醬與食穀實爲二事初非以穀搗醬而食也公食禮賓三飯以涪醬又云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涪而不言食穀載之詳案大宗伯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則卿大夫食禮當三舉而公食禮不言舉數蓋其禮節之詳必已別見於他經而今不可考矣然特牲禮尸舉肺脊三飯次舉獸幹及魚次羞庶羞四豆次舉骼次舉肩少牢禮尸亦舉肺脊三飯次舉牢幹次食載次舉魚次舉獸肩次舉骼次舉肩意公食禮亦必如此此與客燕食之禮雖其牲體不必皆備然先食穀三飯竟乃食載既食載而後辯殺其禮亦不異也蓋食以牲體爲主故食皆以是始終焉庶羞卑但於其中間一食之耳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鄭氏曰俟主人也虛口謂醕也孔氏曰主人恆讓客不自先飽故待主人辯乃得爲醕也醕隱義云飯畢蕩口也案公食禮雖設酒優賓不得用醕但以漿漱口而已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醕異於公食禮也愚謂主人道客食載則亦道客食穀矣乃云主人未辯客不虛口者蓋主人雖先食以道客客既食穀則主人又緩食以待客之先飽也食畢飲酒謂之醕醕演也所以演安其所食也飲漿謂之漱漱者漱濯之意食畢恐口有滓穢故飲漿以滌盪之也蓋酒之味濃厚而漿清薄故其爲義之異如此虛口卽漱也祭祀尸食畢而獻之謂之醕士昏禮合卺而醕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爵而醕此皆用酒者也食老更之禮不可考若士昏及特牲

少牢則漿皆不設公食禮兼設酒漿而賓但飲漿弟子
職云左酒右漿又云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亦
但飲漿而已是則禮之重者食畢用酒以醕而無漿禮
之輕者兼設酒漿而食畢但飲漿也士昏非重於公食
而用酒以醕者所謂鬼神陰陽也此燕食禮輕用漿虛
口註以爲醕非也主人不先客辯殺客不先主人虛口
賓主相敬之道然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

坐釋文卒子恤反後更不音者同齋本又作齊將兮反相
息亮反○此五句舊在毋啜炙之下張子曰此簡錯當
在前客不虛口之下以
文義考之良是今從之

鄭氏曰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主人
興辭不聽親徹愚謂客自前跪謂當席前向席而跪也
飯齊主人所親饋故客親徹之公食大夫禮卒食賓北

面坐取梁與醬以降大夫相食卒食徹於西序端此但
以授相者亦燕食禮殺也禮食食畢卽出此客復坐者
尙有後事故也○自凡進食之禮至此記大夫士燕食
之禮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
食

鄭氏曰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興辭拜而已示敬
也不拜者以其禮於已不隆愚謂不執食興辭者此侍
食耳不在賓客之位故也主人卽謂長者長者之食其
子弟饋之若長者敬已而爲之親饋則已當拜而後食
若但其子弟併饋之則不必拜也疏以此爲侍從長者
爲客之禮非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鄭註澤
或爲擇

鄭氏曰共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不飽謙也澤謂接莎
也不澤手爲汗下半反手不絜也禮飯以手孔氏曰共食
謂同事聚居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得厭
飫爲飽也共飯不澤手者亦是共器盛飯澤謂光澤也
古禮飯用手澤手則汗生與人共飯不得臨食始接莎
手乃食恐爲人穢也

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歎

釋文搏徒端反歎川悅反○放飯之飯註疏如字朱子孟子集註讀

爲扶晚反今從之

鄭氏曰毋搏飯爲欲致飽不謙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
人所穢大歎嫌欲疾孔氏曰取飯作搏則易得多是欲
爭飽非謙也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筐
無筐棄於會會謂簋蓋也朱子曰放飯大飯謂食之放
肆而無所節流歎長歎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毋啗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釋文啗陟嫁反齧五

結反固獲並如字徐云鄭橫霸反一音護

鄭氏曰啗食嫌薄之齧骨爲有聲響不敬反魚肉爲已
歷口人所穢投與狗骨爲其賤飲食之物固獲爲其不
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孔氏曰啗食謂以舌口中
作聲似嫌主人之食也毋齧骨者一則有聲二則嫌主
人食不足以骨致飽三則口脣可憎毋反魚肉謂與人
同器已齧殘反還器中爲人所穢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噉羹

釋文飯黍扶晚反箸直慮反噉他答反一音吐計反又音

退

鄭氏曰亦嫌欲疾也噉爲不嚼菜孔氏曰飯熟當待冷
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傷廉也飯黍無用箸當用匕故
少牢云廩人概匕與敦註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羹不

嚼菜含而歆吞之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傷廉也愚謂飯黍母以箸者黍雖黏飯之猶用手而已不用箸也少牢禮上佐食爾上敦黍於筵上賈疏云飯黍母以箸古者飯食不用匙箸就器中取之故移之席上以便尸食是也飯黍以箸亦由欲食之急故不俟其涼而以箸取之孔疏謂飯黍當用匕非是少牢禮概匕所用取黍稷於甑而實諸敦者非飯時所用也

母絮羹母刺齒母歆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歆醢主人辭以羹釋文刺七亦反亨

鄭氏曰絮羹爲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刺齒爲其弄口也口容止歆醢亦爲詳於味也歆者嫌其味淡主人辭不能亨辭以羹優賓也孔氏曰絮羹謂就器中調和鹽梅是嫌主人味惡也刺齒刺取齒間之留爲弄口不敬

也醢肉醬也醬宜鹹客若歆之是醬淡也愚謂醢但用以搗物無歆之之法若歆之是其味淡也羹言已貧故不足於味也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母嘬炙釋文濡音濡字亦作濡嘬初怪反○今按乾音干

鄭氏曰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嘬炙爲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嚙特牲少牢嘬之加於俎孔氏曰火灼曰炙若食炙肉先當以齒嚙而反置俎上嘬者不細齧之一舉而并食之也愚謂濡肉截炙之屬乾肉脯脩之屬○自其食不飽至此雜記飲食之法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釋文少式召反下

鄭氏曰降席拜受敬也少者不敢飲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醕愚謂此侍長者私飲之禮也必拜受於尊所者此

蓋長者親酌而賜之故於尊所拜受不敢煩長者至已
席前而授之也私飲或在室中其設尊蓋於北墉下與
玉藻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
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此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
飲與彼異者君臣尊卑闊絕侍君飲者無爲賓客之嫌
故先君卒爵若爲君嘗酒然侍長者而先飲則嫌以賓
客自居故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禮各有當也○鄭
氏曰燕飲之禮鄉尊孔氏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
侯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尊面有鼻鼻嚮君示君
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於房戶之
間東西列尊尊面嚮南酌者嚮北時主人在阼西嚮賓
在戶西牖前南嚮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今云
拜受於尊所當是燕禮而燕禮不云拜受於尊所鄉飲

酒亦無此語疑是文不具耳尊嚮長者故往尊所嚮長
者而拜愚謂侍飲於長者謂長者私飲而少者侍之耳
固非臣侍君燕之禮亦非大夫士燕飲之正其設尊之
所於禮亦無文可言而註乃云燕飲之禮鄉尊其說殊
不可曉疏以鄉尊之言與玉藻言唯君面尊者合遂以
此爲燕禮又以燕禮無拜受於尊所之文而謂其文不
具不以經正註之失而反以註疑經之闕亦可怪矣且
記明言長者少者安可以爲君臣燕飲之禮耶又疏謂
燕禮酌者在尊東西面及尊鼻嚮君亦皆非是說見少
儀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鄭氏曰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呂氏大臨曰辭讓
之節行於賓主之際而已體不敵則毋敢視賓客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釋文核
戶革反

鄭氏曰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釋文漑
古愛反

鄭氏曰重汙辱君之器也漑謂陶梓之器不漑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勸侑曰御孔氏曰御食非侍者但是勸侑君食也寫謂倒傳之也器可滌漑者不畏汚則不須倒寫其餘皆倒寫之愚謂御食與侍食不同侍食者侍君而食御食者但勸侑君食而已故君食畢或以餘賜之若侍食則食畢執飯齊以授從者不待君賜以其食本已所當得故也

餼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釋文餼
子聞反

朱子曰餼餘之物不可以祭先祖如孔子君賜腥則非餼餘熟之以祭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餼餘故但正席

先嘗而已不可以祭先祖雖父不以祭子夫不以祭妻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戴氏溪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明有尊也此與餼餘不祭義不相屬顧氏炎武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此節諸家之說不同註疏解祭字爲祭食之祭謂食尊者之餘則祭之若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須祭以其卑故也愚謂食之有祭所以報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若用食餘以祭則非所以爲敬故玉藻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若日中而餼則不祭也雖尊者之餘亦不可用以祭矣且禮惟有卑餼尊者之餘若父餼子餘夫餼妻餘尤禮之所未嘗有也陳可大謂食人之

禮記集解卷三
餘及子進饌於父妻進饌於夫皆不必祭愚謂食人之
餘不必祭固已若子進饌於父妻進饌於夫則恐未有
不祭者觀特牲少牢禮尸於饌具皆祭之可見也朱子
與戴氏顧氏之說皆可通但上言御食於君下言御同
於長者故因而及於餞餘不祭之事忽於其間言吉祭
未免不倫又似朱子之說爲長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釋文坐才卧反又如字

鄭氏曰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重殺膳也
辭之爲長者嫌偶坐不辭盛饌不爲已孔氏曰御侍也
御同謂侍食而與長者同饌也貳重也雖重殺膳而不
辭者此饌本爲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偶嫌也
或爲彼客設饌而召已嫌偶共食此饌本不爲已設故
不辭一云偶二也謂與他人並坐主人設饌已不假辭

以主人意不必在已也愚謂此御同於長者謂侍長者
而與長者同饌與上御食於君不同貳益也謂食盡而
又益之也弟子職曰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
旋而貳唯噍之視侍長者同食主人益長者之饌并益
已饌則不必辭若已辭之則嫌長者不廉也若與敵體
之人偶坐同食雖非長者於貳饌亦不辭以主人之意
不專爲已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釋文挾古協反沈又音甲字林作筴云箸也

鄭氏曰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挾提孔氏曰鉶羹有
菜交橫非挾不可無菜者大羹湑也直歡之而已其有
肉調者大羹免羹之屬或當用匕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六

夫累之士寔之庶人齧之釋文爲于爲反副普通反締勅
宜反華胡瓜反絡去逆反累力

果反一音如字寔音帝
齧恨沒反徐胡切反

鄭氏曰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保也謂不巾覆也寔之不中裂橫斷去寔而已齧之不橫斷孔氏曰削刊也締細葛也爲天子削瓜先刊其皮而析爲四也又橫切之而細葛爲巾覆上而進之也華中破也絡麤葛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巾用麤葛覆而進之爾雅云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治擇之名大夫降於諸侯直削而中裂橫斷而已不巾覆也寔謂脫華處士不中破但去寔而橫斷亦不覆也庶人府史之屬齧齧也去寔而齧之此削瓜等級不同非謂平常之日當謂公庭大會之時也愚謂寔瓜之連蔓處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釋文如

字徐古亂反惰徒禾反一音徒卧反矧
本又作晒失忍反又詩忍反詈力智反

鄭氏曰不櫛不翔憂不爲容也言不惰憂不在私好情不正之言琴瑟不御憂不在樂不至變味變貌憂不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復故自若常也孔氏曰猶許食肉但不許變味耳食少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愚謂言之惰慢不正無時而可然朋儕相處時或戲謔亦人情所不免所謂一張一弛之道也惟父母有疾則憂存於心而出言益須謹重故有同此一言在平日言之則爲談笑之常有憂出之則有惰慢之失猶祭統言齊則防其邪物初非不齊之時可有邪物之干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鄭氏曰側猶特也側席而坐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孔氏曰案聘禮公側受醴是側猶特也專猶單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苦無席卒哭後芻蕘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也胡氏銓曰側不正也漢王嘉傳喜魏徐弈傳皆云楚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王氏曰專席與郊特牲君專席而酢之專同

水潦降不獻魚鼈

鄭氏曰不饒多也孔氏曰水潦降魚鼈難得故鄭云不饒多或云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愚謂水潦降謂夏時也襄十年左傳士句士偃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杜預曰向夏恐有久雨定四年春三月荀寅曰水

潦方降哀十五年夏吳大宰嚭曰以水潦之不時月令季夏水潦盛昌古者三時取魚惟夏不取蓋以水蟲方孕又水大則魚鼈難得故也居山不以魚鼈爲禮非其地也水潦降不獻魚鼈非其時也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弗佛也

釋文拂本又作佛扶弗反畜許六反徐况又反

鄭氏曰爲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畜養也養則馴孔氏曰王云佛謂取首戾轉之鳥經人養則不喙害人愚謂獻鳥若行賓客禽獸之類少儀曰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鳥喙能傷人故執以將命必佛其首於翼下鄭謂用小竹籠冒之未知何據豈因當時有此法而言之與畜鳥弗佛者無所事乎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

田宅者操書致

釋文契苦計反量音亮又音良齊本又作齏同子兮反

鄭氏曰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胄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爲尊量鼓量器名孔氏曰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但執策綏呈之則知有車馬甲鎧也謂鎧爲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胄兜鍪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杖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嚮以淨頭授人民虜征伐所獲獻之以左手操囚之右袂用右手以防其異心粟梁稻之屬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右爲尊以先書爲尊也米六米之等量是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曰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獻米者執器以呈之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書但米可卽食爲急

故言量粟可久儲爲緩故云書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獻魚膾之屬也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然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此得獻田宅者或有重勳爲君上所賜可爲已有故得有獻愚謂凡以物相授受而有上下者皆以其上授人惟有刃者不然故獻杖執末而以上端授人非徒以杖末不淨也粟可久藏主人或未卽用故書一券而中別之畱其左者獻其右者受獻者欲取粟則執券而合之粟藏於倉故獻其契米操量鼓則并米獻之不必用契矣鼓量名其容受之數未聞疏謂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然器容十二斛則不可執以將命非也

鎬鳴按左傳昭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

正義曰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之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卽豆區之類非大器也是獻田如鄭歸祊田於孔氏亦以隱義之說爲不然矣

魯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獻宅如郈成子分宅以處右宰穀臣之妻子古時此類固多有之不必以田宅不得獻爲疑

凡遣人弓者張弓尙筋弛弓尙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釋文遺于季反弛本又作施同式是反弣音撫徐音甫悅徐始銳反辟辟上辟扶亦反下辟音避

鄭氏曰尙筋尙角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墮然順也遣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簫弣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弣把中悅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主人拜拜受也辟拜謙不敢當由從也從客

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鄉與客並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孔氏曰此爲敵體故稱遺也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張時曲來向內故遣人則使筋在上弓身曲向其下弛時反張向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遣人角嚮其上弓形亦曲向下也弓人云秋合三材冬定體則合三材之時可以獻人故此註云未定體則弛之也弓頭稍刻差邪似簫故謂爲簫又謂爲鞘執簫謂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弣謂弓把也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下左手以承弓把以授主人知是執弓下頭者下頭拄地不淨故自執之以上頭授人示敬也還辟猶逡巡也主人拜客旣竟從客左而受之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必知

客主俱卻左手承附右手覆簫者若主人用右手承附便是倒執弓也朱子曰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愚謂簫在弓之兩頭此所執者其下頭也弓當矢上有箭道士喪記所謂撻弓簫雖無上下之異而以近撻者爲上帨佩巾也磬折則帨垂尊卑如兩大夫相問遺所遺者爲士主人爲大夫是賓主尊卑不同而其儀皆以磬折垂帨爲度也下篇云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此謂君臣相授受之法此雖尊卑不同而非君臣故賓主皆垂帨也主人拜拜受也還辟辟拜逡巡以避主人之拜也由客之左者主人之位恆在東客南面而授之則主人在其左也接下承附者卻左手以接客之手下而承弓附也亦覆右手執簫不言者文省也鄉與客並者與客同面而並授也賓主授受之禮以訝受爲正此乃並授者以授弓禮輕也客不拜送者客乃使人弓非已物故也凡爲使者於主人之拜受皆不答於聘禮可以見之孔氏謂使者執弓不能拜非也

進劍者左首

鄭氏曰左首尊也孔氏曰首劍拊環也春秋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鋒是末則環是首也劍有匣又有衣少儀曰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褱是也左首者主人在左劍首爲尊以尊處授主人也對授亦左首首尊左亦尊爲宜也愚謂執劍左首爲辟其刺刃故也

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

又作鐔音謀鐵本又作鐔徒對反

釋文鐔在困反舊子困反矛本

鄭氏曰後刃敬也三兵鐔鐔雖在下猶爲首銳底曰鐔取其鐔地平底曰鐔取其鐔地孔氏曰戈鉤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故不特向人鐔在尾而鈍向人爲敬矛如鉞而三廉戟今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鐔爲矛戟柄尾平底如鐔柄下也以平向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愚謂戈之橫刃曰胡直刃曰援戟三鋒其橫刃六寸下向中矩者曰胡其中刃長七寸五分直前者曰刺其橫刃長七寸五分枝出而磬折者曰援戈之底銳謂之鐔矛戟之底平謂之鐔鐔鐔蓋皆以金飾

之詩云公矛鏐鏐是也三兵皆以其下授人者避其刃也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進几杖者拂之

鄭氏曰尊者所憑依拂去塵敬也愚謂士昏禮醴賓主人拂几授校聘禮醴賓公升側受几於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嚮外拂几三少牢禮賓尸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於筵前此進几者必拂之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

鄭氏曰用右手便效猶呈見也犬齟齬人右手當禁備之孔氏曰此亦是遣人而言效亦互文也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掣之犬好齟齬人故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少儀獻犬則右牽之彼是田犬畜犬不

齧人不須防此是充食之犬故防之

執禽者左首

鄭氏曰左首尊呂氏大臨曰執禽者左首謂贄也禽摯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是也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鴈左頭奉之

飾羔雁者以績

釋文績胡對反

鄭氏曰績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孔氏曰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雁爲飾士相見禮云下大夫以雁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並不言績此言績者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卿大夫尊故畫之也陸氏佃曰案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雁飾之以布言飾則績可知愚謂天子諸侯之大夫無異贄則亦未必有異飾疑陸氏之說得之

受珠玉者以掬

釋文掬九六反兩手曰掬

鄭氏曰慎也掬手中孔氏曰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也

受弓劍者以袂

鄭氏曰敬也孔氏曰不露手取之用衣袂承接之以爲敬也愚謂此言受弓劍於尊者之法也大射禮云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附右執簫以授公此授弓用袂則受弓可知

飲玉爵者弗揮

鄭氏曰爲其實而脆孔氏曰揮振去餘也愚謂揮爵而去其餘滙易於失墜也

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釋文苴子餘反

簞音單笥思嗣反字林先自反沈息里反使色吏反下並同

鄭氏曰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
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孔氏曰苞者以草苞裹魚肉之
屬也故尚書云厥苞橘柚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也詩
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既
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裹魚肉用茅及葦也簞圓笥方
俱是竹器亦以葦爲之問人因問而有物遺之也或自
有事問人或因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將其意自弓劍
以下皆是也使者操持諸物進受尊者之命先習其威
儀進退如至其所使國時之儀容呂氏大臨曰苞苴魚
肉果食也書曰厥包橘柚易曰包有魚詩曰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是也簞論語一簞食是也笥以盛衣服書曰
惟衣裳在笥是也○自水潦降不獻魚鼈至此論以物
相獻遺及授受之法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
以束帛如饗禮孔氏曰受君言宜急去不敢畱宿於家
也故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愚謂君言卽君命
也註說非是此通言爲君出使之禮不當專據有言者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鄭氏曰敬君命也此謂君問事於其臣也孔氏曰出出
門拜迎君命也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愚謂出拜
君言之辱拜送於門外皆於大門之外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

命

釋文朝直遙反

鄭氏曰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孔氏曰朝服命使敬也
命使者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文也不出門者

已使卑於君使也愚謂命使者亦下堂受命亦朝服文互相備也士喪禮乃赴於君主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少儀曰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命使亦下堂明矣受命時當北面使者於阼階上致君命而臣於阼階下中庭北面受之也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釋文識如字又式異反行下孟

反皇如字

識記也博聞強識以窮理而居之以讓則不自滿假而所知日益精敦善行以修身而不至於怠則日新不已而其德日益進斯可為成德之君子矣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鄭氏曰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呂氏大臨曰君子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之所以難全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好於我者望之不深則不至於倦而難繼也酬酒不舉三酌油油而退是也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力致則不至於不能勉而絕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是也愚謂歡以情之見於外者言忠以意之主於中者言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則應之者難而交道苦矣故君子戒之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孔氏曰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幼弱得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記者既引舊禮又自解之云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故也曾子問

禮記集解卷三
三
曰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孔氏曰天子至士皆有尸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天子諸侯之祭用卿大夫爲之故旣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旣然明諸侯亦爾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鄭註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已孫皇侃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已孫爲尸恐非也若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以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止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凡是也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諸侯祭社稷境內山川及大夫祭五祀皆有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傳說晉

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傳之說也程子曰古人祭祀有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魄旣散孝子求神而祭無主則不依無尸則不饗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旣與人相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朱子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祖禰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何如想惟此不敢爲尸杜佑謂古人用尸蓋上古樸陋之禮看來古人自有深意非樸陋也愚謂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曾子問曰尸必以孫是則尸用已孫明矣如祭父則取兄弟之適子爲尸故祭統云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士大夫所祭近故無孫而取於同姓者若天子諸

侯祭其宗廟則所取爲尸者皆其所祭之祖之所出又
不必取於同姓矣鄭氏謂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蓋兼
容無孫者言之孔氏乃據此而謂尸不用已孫非徒棄
經信傳亦不善會鄭義矣吉祭祭祖考而以妣配止用
男之一尸若祔祭則雜記云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婦人
祔於王母則不配祔後練祥又特祭新死者於寢皆當
男女別尸至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吉祭然後止用男尸
孔疏謂祔祭漸吉止用男尸亦非是周禮墓祭則家人
爲尸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是祭外神皆有尸也
朱子謂祭天地不敢用尸蓋以其至尊而不敢以人象
之也節服氏郊祀則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執戈
送逆尸者惟二人則是惟配帝一尸而天無尸矣晉語
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云神不歆非類董伯其姒姓乎

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丹朱爲尸董伯與丹朱亦皆配帝
之尸耳許慎所引魯郊祀蓋未足據也

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
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釋文乘
繩證反

鄭氏曰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
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
慎也孔氏曰此謂臣爲君尸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古
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至祭日之旦俱
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散齊
之時君若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所以知是散齊者
君致齊不復出行若祭日君先入廟後乃尸至也言知
則初有不知謂君年或幼少不能並識羣臣故於路或
不識而臣告君君乃下也尸必式者廟門之外尸尊未

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爲敬以答君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五尺五寸若平常則馮較若應爲敬則落手下隱式而頭得俯俛後云式視馬尾是也愚謂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禮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鄭註云不前期三日筮尸大夫下人君賈疏云天子諸侯前祭三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諸官使之致齊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三日筮尸但不得散齊七日耳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散齊九日前祭一日筮宿尸并宿諸官致齊也是人君散齊之時尸猶未卜尸得吉遂致齊尸與人君大夫士皆不出矣此云大夫士及君下尸者蓋卜尸雖在祭前三日而前期十日卜

日之時卽擬一人爲尸至祭前三日又卜之故散齊時人君及大夫士得見此將卜爲尸者而下車也節服氏郊祀則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人君之尸亦當有執戈者若祭日入廟君見尸必無不知云君知所以爲尸者則是尸猶未卜其威儀尙與羣臣無別故君或不知而待人告之也車之在兩旁者曰較其當人之前者曰式較高五尺五寸可一手憑之以爲安式高三尺三寸用兩手憑之以爲敬疏言較與式高下之度及平常憑較敬則憑式皆是也而言較在式上則非是尸必式者君及大夫士爲尸下尸則俯而憑式以答其敬也尸不下者所以全尸之尊也疏謂不敢亢禮亦非也尸於大夫士亦式則非以不敢亢禮明矣乘必以几者謂乘車之時必履几以升也士昏禮云婦乘以几蓋履几升車者

尊者及婦人之禮也若天子則用石隸僕王行洗乘石是也疏謂几在式上以手據之亦非也

齊者不樂不弔

釋文齊側皆反樂音洛○今按樂當如字

鄭氏曰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愚謂不樂謂不聽樂也致一謂之齊不樂不弔爲心志之感於哀樂而散也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

門隧

釋文隧音遂

鄭氏曰形骨見也孔氏曰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爲人身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得羸瘠不許骨露見也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事死如事生故在喪思慕猶若父在不忍從阼階上下也若祔祭以後則得升阼階案士虞禮云卒哭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祔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雜記弔者入主人升

堂西面既言西面則是升自阼階此未葬得升阼階者敬異國之賓也愚謂不形不衰爲其廢喪事而將至於滅性也門隧門外當門之中道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道是也卒哭以吉祭易喪祭主人蓋當卽位於阼階與既由阼階升降則亦可由門隧出入矣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

釋文創初良反又初亮反瘍音恙本又作痒勝

升音

鄭氏曰勝任也孔氏曰不畱身繼世是不慈也違親生時之意是不孝也然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愚謂言此者所以見沐浴及飲酒食肉乃慮其不勝喪而爲之也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

內釋文衰
七雷反

鄭氏曰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孔氏曰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許毀而不得極羸瘠也六十轉衰都不得毀也愚謂六十雖不毀其居處飲食猶用居喪之禮至七十但有喪服而飲酒食肉處於內則不疏食不居廬爲其精力益衰故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註與
或爲予

鄭氏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孔氏曰大夫尊成服及殯皆不數死

日則天子諸侯亦悉不數死日也愚謂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以春秋考之天子諸侯之葬其七月五月皆并數死月由葬以推殯由天子諸侯以推大夫士其數殯葬日月之法可見矣則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者固上下之達禮也然喪大記云君之喪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而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杖士之二日而殯并數死日爲三日則君之五日而殯并數死日爲六日大夫之三日而殯并數死日爲四日矣其所以異者何也蓋殯日之連數死日者固制禮之本法然也然襲與小斂大斂大夫士皆異日諸侯必間一日天子必間二日而死有早晚之不同如死在昏暮頃刻之間不能遽畢襲事則必至次

禮記集解卷三
日乃襲而小斂大斂皆當下移一日士與君大夫皆當如此但君大夫位尊而事舒故喪大記言五日而殯三日而殯士位卑故喪大記言二日而殯蓋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雖有一定之禮而其中自有變通之宜雖禮無明文而以人情物理推之必當出於此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釋文傷如字舊式亮反

鄭氏曰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釋文賻音附不問其所費費芳味反一本作有所費下句放此遺於季反

鄭氏曰皆為傷恩也見人見行人館舍也王氏安石曰辭口惠而實不至也愚謂問其所費問其所用多寡之數及足否也公羊傳曰錢財曰賻穀梁傳曰歸生者曰賻二說皆是也含祔贈賈皆施於死者惟賻則所以助生者之費少儀臣為君喪致貨貝於君案含以玉祔以衣賻以束帛及馬贈以束帛則貨貝是賻物可知是賻用錢貝也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鄭氏曰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王氏安石曰為人養廉也呂氏大臨曰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與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陳氏澠曰賜者君子與者小人愚謂君子多自好故賜之不曰來

取所以養其廉小人多苟得故與之不問其所欲所以節其貪

禮記卷三終

同知銜署江山縣知縣湖南後學陶鴻勳校

禮記卷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曲禮上第一之四

適墓不登壟

釋文壟力勇反

鄭氏曰爲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

助葬必執紼

釋文紼音弗

鄭氏曰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孔氏曰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助葬本非爲客正是助事耳故宜必執紼也愚謂送葬在塗時或有不執引而散行在後者若柩車至墓脫載除飾以紼屬於柩而下之助人之葬必宜執此紼也

臨喪不笑

鄭氏曰臨喪宜有哀色

揖人必違其位

鄭氏曰禮以變為敬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

釋文柩本又反臨如字舊力鳩反

鄭氏曰哀傷之無容樂孔氏曰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為容也愚謂不歌是不為樂不翔是不為容

當食不歎

鄭氏曰食或以樂非歎所陳氏澹曰唯食忘憂非歎所也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釋文春束容反相息亮反

鄭氏曰助哀也相送杵聲方氏慤曰未祥之前謂之有喪未葬之前謂之有殯鄰言有喪春不相則有殯可知於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可知春猶不相則不巷歌可知不巷歌則容或相春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鄰近

而里遠鄰寡而里眾故哀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分焉愚謂方氏之說皆是惟云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可知尚未當益里有殯不巷歌則既葬之後歌或非所禁矣鄰里之哀非但輕重淺深之不同而其久暫固有別矣適墓不歌

鄭氏曰非樂所

哭日不歌

鄭氏曰哀未忘也孔氏曰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則弔日之朝亦得歌樂但弔以還其日晚不歌耳愚謂哀樂之情不並行孔謂弔日之朝得歌樂未為通論如有服之親將往哭之未哭之前豈容歌樂乎但聞喪無定時如日中方聞喪則朝時歌樂難以預禁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檀弓云弔於是日不樂皆但據

弔後言之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

釋文辟音避本亦作避

鄭氏曰所哀在此愚謂喪謂死於外而以尸若柩歸者春秋公之喪至自乾侯是也於送喪言不由徑於送葬言不辟塗潦亦互文也

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鄭氏曰貌與事宜相配呂氏大臨曰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所謂不失色也○自適墓不登壟至此記吉凶威儀容止之事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釋文下還駕反下同

鄭氏曰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孔氏曰謂君臣俱行君式則臣宜下車言大夫則士可知若

士爲大夫之臣亦如大夫之於君也愚謂大夫士尊卑等級不同故大夫撫式則士下之不必爲大夫之臣也禮不下庶人

鄭氏曰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孔氏曰張逸云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愚謂庶人非無禮也以昏則緇幣五兩以喪則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葬則懸棺而窆不爲兩止以祭則無廟而薦於寢此亦庶人之禮也而曰禮不下庶人者不爲庶人制禮也制禮自士以上士冠士昏士相見是也庶人有所假士禮以行之而有所降殺焉蓋以其質野則於節文或有所不能習卑賤則於儀物或有所不能備也

刑不上大夫

釋文上時掌反

鄭氏曰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氏曰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陳氏澣曰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漢書賈誼曰刑不上大夫所以屬寵臣之節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憚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刑人不在君側

鄭氏曰爲其怨恨爲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釋文綏耳崔反

鄭氏曰兵車不式尙威武不崇敬綏旌盡飾也綏謂舒

垂之也武車亦兵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也德車乘車孔氏曰兵車革路也兵車尙武猛宜無推讓故不爲式敬武車亦革路取其建戈刃卽云兵車取其威猛卽云武車也旌謂車上旗幟尙威武故舒旗幟之旒以見爲美也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尙赫奕故纏結其旒著於竿也方氏慤曰周官道車載旒旒車載旌此武車德車並言旌猶司常通謂九旗也愚謂王之玉路建大常則不結旌而使人維之故節服氏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維之亦結之之意也左傳晉人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旆之旆與不旆卽綏旌結旌之事是兵車亦有時結旌但德車以結旌爲常耳

史載筆士載言

鄭氏曰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孔氏曰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辭舊事也崔靈恩云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也愚謂史謂大史內史之屬周禮大史大朝覲會同以書協禮事內史掌書王命士大史內史之士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君出則大史內史載筆以從以備紀載其士又載舊時紀載之言以備徵考也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釋文載音戴本亦作戴騎

其寄反貔婢支反徐扶夷反貅本亦作貅許求反又虛蚪反○鄭註士或爲仕○今按載字方氏胡氏讀如字亦通

鄭氏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孔氏曰軍行銜枚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象類示之左傳云前茅慮無是也青雀水鳥畫於旌上軍行值水則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必值水而防之也鳶鳴也鳴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則畫鳶於旌首而載之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也不言旌從可知也車騎彼人之車騎也鴻鴻鴈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軍行見彼人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也然古人不

騎馬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當是周末時禮士師兵衆虎威猛亦兵衆之象若見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也摯獸猛而能擊虎狼之屬貔一名白豹虎類爾雅曰貔白狐也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也一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一云並載其皮方氏慤曰載謂建之於車而警衆於後也愚謂旣言車騎又言士師則士師謂徒兵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

怒釋文招搖並如字繕依註音勁吉政反○朱雀今本註疏作朱鳥衛氏集說及石經作朱雀與孔疏合今從之又按繕字呂氏陸氏胡氏皆讀如字義亦通

鄭氏曰以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氏曰前明軍行逢值之禮

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軍前宜捷故用朱雀軍後宜殿故用元武元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龍變生也右爲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如龍虎也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陳招搖北斗第七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一天樞二璇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標搖光卽招搖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爲主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旣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

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鄭云畫招搖星於旌旗上則四物皆畫可知矣呂氏大臨曰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所謂交龍爲旂象青龍也熊虎爲旗象白虎也鳥隼爲旟象朱雀也龜蛇爲旐象元武也急迫之也繕脩也言作而致其怒也陸氏佃曰前朱雀旗是也後元武旐是也左青龍旂是也右白虎旗是也招搖在上大常是也胡氏銓曰招搖蓋謂主兵者以四獸之旌招搖指揮耳繕完也春秋傳云征繕又云繕甲兵鄭以繕爲勁恐非愚謂行謂軍行也朱雀元武青龍白虎皆畫之於旌以表軍陳者朱雀鵠也師曠禽經云赤鳳謂之鵠南方七宿有朱雀之象故前軍之旗畫爲朱鳥以象之元武龜蛇也北方七宿有元武之象故後軍之旗畫爲元武以象之東方七宿有青龍之象故左

軍之旗畫爲青龍以象之西方七宿有白虎之象故右軍之旗畫爲白虎以象之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鵠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六月之詩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鳥章鳥隼之章也而以啟行此前朱雀也出車之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又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建此旐矣在牧者爲前軍則在郊者爲後軍而建旐此後元武也招搖陸氏以爲大常是也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預云三辰日月星也疏云九旗之物日月爲常不云畫星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戰國策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大常兼畫日月七星此獨言招搖取其居四旗之中以指正四方也胡氏解招搖爲指揮

之義義亦可通史記孔子世家招搖市過之漢書郊祀歌體招搖若永望上謂車上招搖在上所謂綏旌也謂四旗垂其旒繚飛動於兵車之上所以急振起其士卒之怒氣此所以晉人旆而諸侯畏之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氏曰度謂伐與步數局部分也孔氏曰牧誓云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爾雅云局分也郭璞云謂部分也左右有局者軍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愚謂此謂戰時之法也軍之或進或退各有度數大司馬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撫鐸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

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所謂進退有度是也左傳欒書欲載厲公欒鍼曰書退離局姦也是軍之左右各有部分也左右之帥各司其局則部分明而進退亦聽之矣○前有水至此記人君出師車騎軍陳之法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鄭註交遊或爲朋友

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不反兵恒執殺之備不同國讎不吾避則殺之孔氏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者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天在上故曰戴檀弓云父母之讎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竝是不共天下

也而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則得與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也親謂親兄弟也不反兵者謂帶兵自隨見卽殺之也檀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仇仕不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兄弟不共國謂不同中國也父母仇讎則不仕不辟市朝兄弟仇讎則猶仕而辟市朝也而亦同不反兵則同體重之也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者亦謂會遇恩赦之法也檀弓又云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雖同不反兵與父母讎異也交遊之讎不同國者交遊朋友也爲朋友亦報仇故前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知父母沒得爲朋友報也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調人云從父

兄弟之讎不同國與此同又調人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是主友亦同此與調人皆謂會赦故不同國雖不同國國外百里二百里則可其兄弟仕不與共國必須相去千里之外也但從父兄弟及交遊主友報讎之時不自爲首故檀弓云從父兄弟之仇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也其君之讎調人云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則姑姊妹伯叔皆視兄弟賈氏公彥曰兄弟從父兄弟等之讎皆謂無子復無親於已者故據已親疏爲遠近若有子及有親於已者則自從親爲斷愚謂殺人者死人之父兄見殺不治以士師之法而使其子弟自復焉何也考之調人所謂讎者則過而殺傷人者乃司刺所謂不識過失遺忘而法之所宥也雖然宥之者朝廷之法而爲子弟者不能以其父兄之過而見殺而遂

已焉夫是以和之而使辟不可則與之瑞節而執之若此者皆無事乎復讎者也讎之有事乎復者蓋其和之而不聽避之而不可執之而不能者此非吏之有所徇則勢之有所格也於是孝子弟弟迫於不得已之情起而剗刃讎人之胸先王亦原其情而聽之不以爲法之所已宥而禁之也雖然徇乎人之情而其端旣開將不可復止故又爲之權之以理而著爲令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蓋法也情也理也參校而歸於輕重之平先王之權衡審矣爲慮深矣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釋文壘徐力軌反又力水反

鄭氏曰卿大夫之辱辱其謀人之國不能安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士之辱辱其親民不能安荒穢也孔

氏曰王城四面並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之郊里數隨地廣狹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尸祿素餐則寇戎充斥數戰郊圻故多壘爲卿大夫之辱士爲君邑宰勸課耕稼若使地土廣大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恥辱也云亦者非但大夫之辱亦是士之辱臨祭不惰

鄭氏曰爲無神也孔氏曰祭如在怠惰則神不歆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鄭氏曰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神之所爲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鄭氏曰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

公助祭於君也孔氏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其俎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俎也愚謂此疏有二義前說乃經註之本義史記孔子世家魯郊不致燔俎於大夫是大夫助祭於君當歸其俎此自徹其俎者謂士也

卒哭乃諱

鄭氏曰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疏云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孔氏曰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故諱之愚謂周人以諱事神卒哭之明日祔於廟則以鬼神之禮事之故諱辟於是乎始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鄭氏曰爲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也疏云禹與雨音同而義異邱與區音異而義同二者各有嫌疑愚謂邱區二字並音去求反顏師古曰古語區邱二字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音不別疏說非是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氏曰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孔氏曰庾云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爲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識母者則諱王父母也愚謂禮不下庶人此謂士之禮也凡諱之禮惟及其有廟者而止廟遷則諱避之所不及也士惟一廟適士雖二廟其

一乃別子爲祖者之廟而王父母亦無廟故皆不諱王父母惟逮事父母者父爲王父母諱子從而諱之雖父沒不忍變也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鄭氏曰君所無私諱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辟君諱也孔氏曰大夫之所有公諱者謂於大夫之所止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諱愚謂入門而問諱在大夫所自當爲大夫諱但不得避己之私諱耳疏說非是然此亦謂士禮若兩大夫相與言則各得避己私諱以其尊敵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鄭氏曰爲其失事正孔氏曰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愚謂臨文凡官府文書國史紀載皆

是非惟禮文而已魯定公名宋春秋不諱宋廟中不諱

鄭氏曰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孔氏曰謂祝嘏辭說有事於禰則諱祖以上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鄭氏曰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

婦諱不出門

鄭氏曰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田氏瓊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婦諱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故詳言之此大畧言之耳陳氏澹曰夫人之諱婦諱皆謂其家先世門者其所居之宮內也愚謂婦諱謂婦人之所諱母之諱妻之諱皆是也母之諱於己爲小功親妻之諱於己爲總親皆不在應諱之限但以母

尊而妻親故不敢舉其諱於宮中出宮則不諱矣

大功小功不諱

孔氏曰期親則爲諱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辟之雜記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皆小功父爲諱故已從父爲之諱愚謂記言大功不諱而熊氏謂大功亦諱者謂姑姊妹降服大功也然姑姊妹本期親降服大功故諱若本服大功則不諱也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釋文竟音境

鄭氏曰皆爲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所常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孔氏曰竟界首也禁謂國中政教所忌國門內也門主人之門也問諱以門爲節主人出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於門爲限也○自卒哭

乃諱至此明諱避之法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鄭氏曰順其出爲陽居內爲陰孔氏曰十日有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也愚謂外事謂祭外神內事謂祭內神下篇曰踐作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是也田獵出兵亦爲外事故詩言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春秋甲午治兵皆剛日也冠昏喪祭亦爲內事故士虞禮三虞皆用柔日少牢禮曰日用丁巳春秋書葬皆柔日祭天爲外事而用辛卒哭爲內事而用剛日自爲別義不在此限也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鄭氏曰旬十日也先遠日先近日者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孔氏曰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旬之內曰近某日者案特牲禮云不諏日註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是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若天子諸侯凡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案少牢特牲皆云來日丁亥不云遠某日近某日者文不具也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從遠日而起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故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尊卑俱然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

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愚謂上言遠某日近某日者以旬之外內分遠近也下言遠日近日者以來月之下旬與上旬分遠近也特牲禮不吉則筮遠日少牢禮筮旬有一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此皆以旬之外為遠日者也左傳卜葬先遠日此以來月之下旬為遠日者也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釋文假古推反

鄭氏曰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愚謂為日言為行事求吉日也卜筮有占日占事上文言外事剛日內事柔日而此言命龜命筮之辭亦曰為日則皆主乎占日而言若為事而占則當直舉所為之事而命之也假借也曰泰尊之之辭言假借爾泰龜泰筮之靈以問於神也有常言其斷吉凶不差忒可憑信也

○孔氏曰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泄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是一也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泄卜所陳之辭名曰述命二也卜人卽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筮史是一也二則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是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士喪禮云命筮人哀子某爲其父筮宅筮人許諾不述命註云不述者士禮畧是士命筮一也士喪禮泄卜命曰哀子某卜葬其父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乃云卽席西面坐命龜既云不述命是士命龜二也知大夫命筮二者以士命筮不述命則知大夫以上述命也故少牢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又云史遂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是大夫命筮二但冠卽席所命於述命之上也知大夫命龜三者以士喪禮泄卜爲事命龜又有卽席西面命龜云不述命明大夫有述命故知大夫命龜三也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鄭氏曰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孔氏曰一卜不吉而凶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若筮亦然愚謂卜筮不過三言卜筮不從者至於三則止不可以更卜筮也春秋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是也襲重也卜筮不相襲言卜筮既從者不可以更卜筮也書言卜不襲吉是也此二者皆爲其瀆鬼神也○張子曰據儀禮惟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句遠日蓋亦足以致

聽命鬼神之意而祭則不可廢愚謂張子之言最得禮意先儒皆謂卜不吉則止不祭非也然特牲少牢皆止二筮而春秋書卜郊有三卜四卜者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然則二筮者大夫士之禮而三卜者人君之禮與士祭不諏日不吉即於筮日更筮大夫則筮旬有一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則人君之卜日亦宜有與大夫不同者矣

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釋文與音預本亦作豫踐依注音善王如字○鄭註

筮或爲著○今按踐如字爲是

鄭氏曰弗非無非之者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爲善聲之誤也王氏肅曰踐履也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

之孔氏曰先聖王伏羲以來聖人爲天子者也時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擇吉而祭祀所以敬鬼神也說文猶獸名攬屬與亦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吳氏澄曰卜筮之用有二占日與占事也用以占日使民信時日用以占事使民決嫌疑愚謂時謂四時時不須占以日繫於月月繫於時故兼言時日耳古人卜筮日無占十二時者孔兼十二時言之非也信時日者卜筮得吉日則人無不信其善也祭祀必擇日是敬鬼神也畏法令者擇日而誓戒之則人無敢不如期而赴事也嫌疑者是非之未決卜筮以決之猶與者行止之未定卜筮以定之信時日三句言占日決嫌疑二句言占事疑而筮之二句證上決嫌疑之意日而行事二句證上信時日之意○

自外事以剛日至此明卜筮之事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鄭氏曰監駕且爲馬行孔氏曰僕御車者也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僕知車事故執策監駕恐馬奔走故立馬前愚謂周禮馭夫分公馬而駕治之趣馬掌駕說之頒典路大祭祀出路贊駕說則駕車之事蓋趣馬頒之馭夫主之典路贊之與

已駕僕展軔效駕

釋文軔歷丁反一音領

孔氏曰展視也舊解云軔車闌也駕竟僕從車軔左右四面視之上至於闌也盧氏云軔軔頭軔也車行由軔效白也白君道駕畢戴氏震曰說文軔車軔間橫木軔車籍交錯也楚辭倚結軔兮長太息集註軔軔下從橫木按軔者軔較下從橫木統名卽考工記之軔軔也盧

植軔頭軔之說乃因漢時路車之軔施小旛謂之飛軔遂以解經古無是名也愚謂軔爲軔下從橫之木舊說以爲車闌是也鄭氏謂箠爲覆答答卽軔也展軔效駕謂周視車闌之三面而白君言已駕也軔者車之軸頭軔者以鐵爲之所以闌軸而制轂此於展視固在所急然周視車闌則軔軔固在其內矣陸氏釋文引盧氏說作軔頭軔陸氏爲是蓋軔施於軔端故曰軔頭軔若軔爲軸末而軔闌於軔內言軔頭軔則可言軔頭軔則非也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

釋文上時掌反下犬馬不上同乘繩證反下除乘君不乘奇車

皆同

鄭氏曰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孔氏曰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振衣去塵從右邊而升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貳副也綏登車索綏

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取
貳綏而升也跪乘者君既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
而乘之爲敬也然此是暫試空左不嫌也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鄭氏曰調試之孔氏曰轡御馬索也車一轅而四馬駕
之中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駢馬亦曰驂馬每一
馬有兩轡四馬八轡驂馬內轡繫於軾前餘六轡分置
兩手一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故
曰執策分轡驅之驅馬行也五步而立者僕跪而驅馬
得五步而僕倚立待君出也愚謂驅馬不可跪上云跪
乘謂未驅之前及既立之後也立駐車也公食禮曰賓
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

釋文并必政反攘如羊反又音讓辟音避

徐扶亦反本或作避字非也

鄭氏曰并轡授綏者車上僕所主左右謂羣臣陪位侍
駕者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孔氏曰并轡授綏者并六
轡及策置一手中餘一手取正綏授君令登當右手并
轡左手授綏回身向後引君上也左右攘辟者車將行
故左右侍者悉遷卻以避車使不妨車行也愚謂并轡
授綏者并轡策於左手中而以右手授綏引君升車也
蓋御車向前則君在僕之左授綏向後則君升在僕之
右且右手引君有力也攘古讓字荀子盛揖攘之容是
也

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間
溝渠必步

釋文驅起俱反徐起遇反騶仕救反又七須反徐仕邁反

鄭氏曰車右勇力之士備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

下步行孔氏曰車驅而騶者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至於大門謂車行至外門時也撫按止也車行由僕君欲令駐車故抑止僕手也顧回頭也車右勇力之士也車行則有三入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初在門內勇士從趨在車後車行既至大門方履險阻恐有非常故回顧命車右上車也門間溝渠必步是車右之禮也溝廣深四尺者渠亦溝也步下車也車若至門間溝渠勇士必下車所以然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問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勇士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車者僕下則車無御也愚謂騶趨字通荀子騶中韶濩以養耳車驅而趨謂車既驅而疾行也周禮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或曰騶如字說文騶御也蓋周官馭夫

僕夫趣馬之屬掌駕馬者車初行恐馬或驚逸故騶隨至大門也門國門間巷門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孔氏曰兵車參乘之法射者在左御在中央戈盾在右若非兵車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註云君存惡空其位若是元帥則在中軍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成二年鞏之戰卻克爲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解張御卻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師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

檀弓疏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釋文拘古侯反又音俱

鄭氏曰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已同爵則不受孔氏曰凡僕人之禮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也車上僕所主故爲人僕必授人綬也僕者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御者卑降則主人不須謙故受取綬也不然則否謂僕者敵體則不受其綬也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者僕者雖卑猶當撫止僕手不聽其授然後乃受也不然則自下拘之者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不就僕手外取之而卻手從僕手下拘僕手裏上邊示不用僕授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鄭氏曰客車不入大門謙也婦人不立乘異於男子犬

馬不上於堂非贅幣也孔氏曰立倚也婦人質弱不倚乘異男子也男子倚乘婦人坐乘所以異也犬馬賤不牽上堂犬則執縶馬則執勒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鄭氏曰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入國不馳愛人也馳善躡人也入里必式不誣十室孔氏曰此以下明雜敬禮也君子謂人君也黃髮老人也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嚮邇卿是也尋常出入出則過卿位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樂師註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是天子禮國中人多若馳車則躡

人故不馳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是不
誣十室也愚謂燕朝治朝皆有卿位人君日視朝於治
朝此卿位謂治朝之位也樂師註謂王有車出之事登
降於大寢之階前以考工記應門路門皆取節於車者
觀之則人君之車皆於路門內登降信矣下卿位者蓋
出則於路門外下車入則於雉門內下車過之而復登
車與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釋文御依註音迓五嫁反

鄭氏曰御當爲迓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
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菱拜

釋文爲于僞反菱子卧反又側嫁反挫也沈祖嫁反又子猥反

盧本作蹲

孔氏曰介甲鎧也朱子曰菱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

也愚謂拜者必跪介者所以不拜者爲其拜則枝拄其
拜故不拜也○陳氏祥道曰兵法軍容不入國國容不
入軍軍容入國則民法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車不
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容入軍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鄭氏曰曠左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不曠左君存惡
空其位孔氏曰祥猶吉也吉車爲平生所乘葬時用爲
魂車曠空也車上尚左空左以擬神也乘車謂君之次
路也王有五路王自乘一餘四路皆從行臣乘此車不
敢曠左若曠左則似祥車故乘者自居左也左必式者
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恒憑式乘車君皆在左若戎路
則君在中央御者在左愚謂載柩之車爲喪車故謂生
時所乘用爲魂車者爲祥車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鄭氏曰進左手後右手遠嫌也進右手後左手而俯敬也孔氏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形微相背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者禮以相嚮為敬也而俯者既御不得恒式故但俯俛而為敬也國君不乘奇車釋文奇居宜反

鄭氏曰出入必正奇車獵衣之屬孔氏曰國君出入必正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盧氏云不如法者之車也隱義曰獵車之形今之鈎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漢桓帝時禁臣下乘之

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釋文欬開代反

鄭氏曰不廣欬為若自矜不妄指為惑眾孔氏曰車已

高若在上大欬似自驕矜又驚眾也妄虛也在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麾於四方並為惑眾也

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釋文雋本又作雋惠圭反○鄭注雋或為雋

鄭氏曰立平視也雋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式視馬尾小俛顧不過轂為掩在後孔氏曰雋規聲相近規是圓故讀從規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丈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在車闌前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瞻視馬尾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論語云車中不內顧是也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釋文彗音遂徐雖醉反又

驅如字又羌遇反○今按注疏讀卹勿為罕沒為句吳氏卹勿並如字卹字驅字為句

鄭氏曰入國不馳彗竹帚卹勿搔摩也孔氏曰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帚帚故曰策彗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搔摩之不欲令疾也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飛揚出轍外也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吳氏澄曰彗卹謂掃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釋文齊側皆反○下齊牛式宗廟當從周禮註作下宗廟式齊牛

鄭氏曰自此下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孔氏曰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註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與此文異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爲正馬比門輕故有下式之異方氏慤曰齊牛祭祀也歲時齊戒而朝之故謂之齊牛愚謂國君至宗

廟下車敬祖考也廣其敬則於齊牛亦式之爲其神之所享也大夫士至公門下車敬君也廣其敬則於路馬亦式之爲其君之所乘也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鄭氏曰載鞭策不敢執也愚謂乘路馬謂以他車駕路馬而調習之也必朝服者敬路馬也蓋御與左皆然鞭馬箠策馬杖載之者備而不敢用也不敢授綏者不以綏授居左者辟御君之禮也此二句言御者之法左必式者又言居左之法也大夫士式路馬御者不能式居左者恒必式也此與上乘路車皆言左必式則乘路車路馬者御與左皆別人矣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釋文蹙本又作又子六反

鄭氏曰齒數年也誅罰也孔氏曰步猶行也牽行君馬必在中道正路爲敬也芻食馬草也芻供君馬所食若以足蹴踏之則有責罰論量君馬年數亦被責罰皆廣敬也

禮記卷四終

永嘉後學李蔭溥原
泰順後學陶祖翼補

